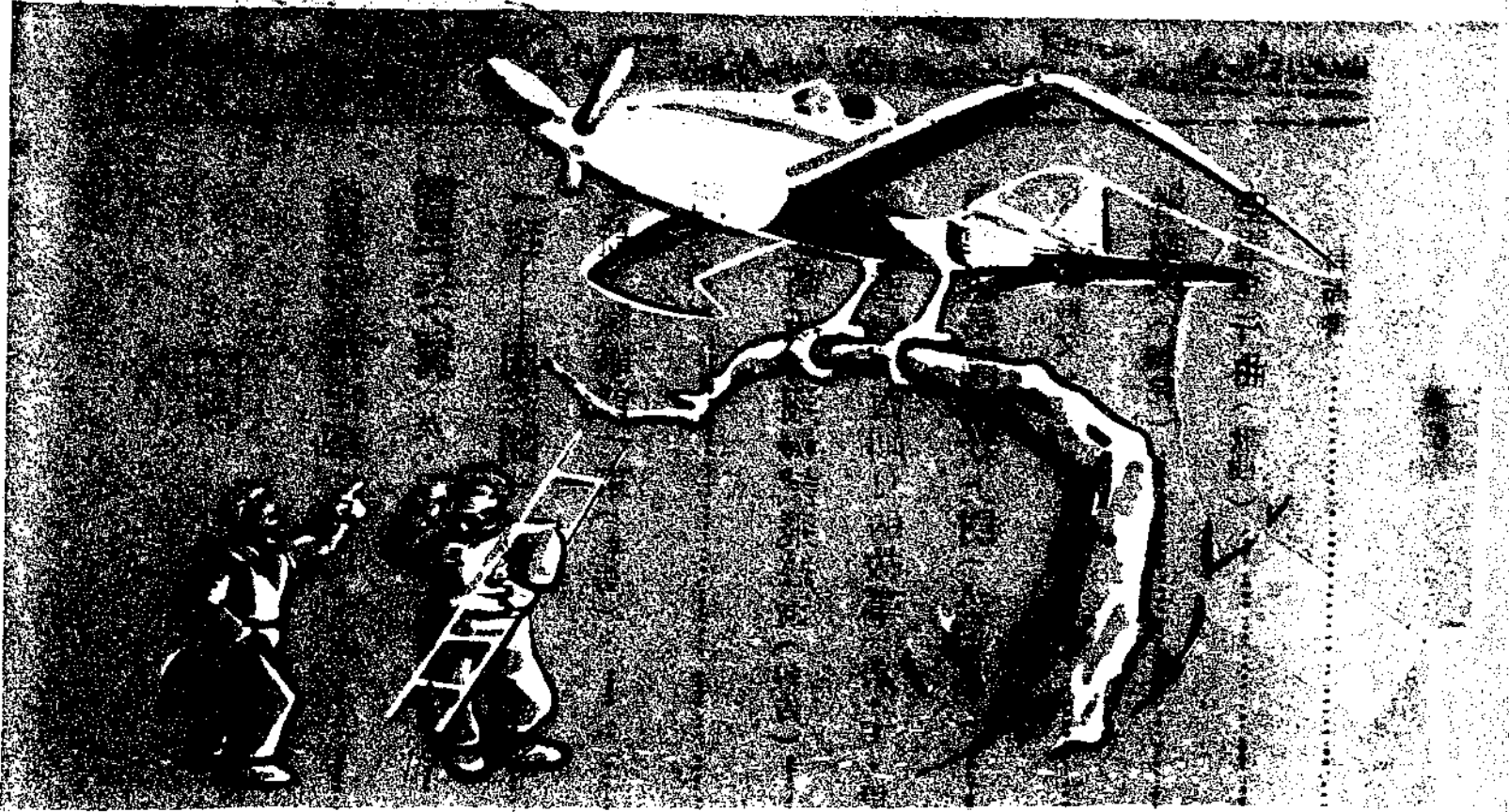


南京圖書館藏



中國的空軍

7B

南京圖書館藏

五卷二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目

留美空軍談往事 (雜著) 厚非 三三

國民兵之買 (英·R·胡文) 龔建宏譯 三七

「我——周志開」 (散文) 頤華 四一

志航大隊嚴訊一束 (報告) 萍中 四四

門 (詩) 薛海燕 四五

高級滑翔機試飛經過 (報告) 鄒若軍 四六

空中堡壘西阿Q的故事 (美·C·伊伏孫) 野鶴譯 五〇

標準隊長高一新上尉 (人物介紹) 大捷 五四

小程 (散文) 儲相若 五七

滑翔機 (續完) 焰戈 六〇

空軍進行曲 (歌曲) 胡克曼 封底

封面畫 徵思

中國的空軍

第五卷第二期

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成都編馬路廿五號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成都二十四號信箱

社長：龔

副社長：龔 祖 蔭 樸

主編人：陶 雄

編輯：龔 儀 瀾 宣 禹

藝術編輯：呂 熊

印刷者：培文印刷廠

成都正通順街六十二號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每册六元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每戶預付卅元

留美空軍談往事

厚非

大家都沒有隔閡地笑起來。

這時，雷先生回來了，我們拉着雷先生談我們要談的問題。

雷先生在美國多年，對於美國的情形很熟悉，我們第一個話題，是「美國人的秘密」。

「美國人的秘密是什麼？」許多人都覺得沒有適當的解說。

美國的武器生產數目，是經常公佈的，武器的名稱及性能，也隨時公佈。如果以「國防秘密」的觀點來說，似乎是不應該的，可是美國人並不覺得不應該。這是美國人的秘密之一。

史丹尼的代表參觀了美國的兵工廠，指明某些武器是蘇聯需要的，希望根據軍火租借法案給蘇聯應用。可是這些軍火運至某地，蘇聯人謝絕了美國人進入國境，派接收，自行運去。這是各有各的作風，不能有什麼批評；不過美國的國防工廠可任人參觀，蘇聯不願意外國軍人隨時入境，這也是美國人的秘密之一。

我國有一批學習滑翔的空軍學生，將至英國學習滑翔，可是為英國人婉言謝絕了；不過到美國學習飛行的學生，則極被歡迎，和美國人一同學習，最新出廠的機器都有機會飛。這也是美國人的秘密之一。

又如美國的參謀大學，是一個研究戰略的學府，美國許多高級軍官都參加研究。可是研究員除美國人外，也有

我們走進了一座大廈，那是一個新的合衆國；有中國人，蘇聯人，美國人，英國人，在為共同的勝利而工作着。

我們要找的是中國人雷先生，可是沒有看見他。同伴微雲以熟練的英語問一個美國人。美國人就領導我們穿房入室去尋找。

最後，知道雷先生因公外出了，我們就坐在大廳裏談起來。

他們目前的工作，是籌劃建築某項工程；時間很迫促，所以非常忙碌。

他說：「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間，是上午七時半起至下午九時。」

因此我們又談到人力動員的問題。

他說：「估計一個國家的人力，不是說這個國家有多少人力；而是說這個國家可能動員多少人力；可能動員的人力中，又要看人肯用多少精力來工作。」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們應該以此估計自己，推測他人。

雷先生說：「一個蘇聯人跑來湊趣，他以不十分熟悉的中國話說道：『重慶好，成都好。』」

美國人也說：「莫斯科好，列寧格勒好。」

南京圖書館藏

許多同盟國的軍官。(中國人一共就有幾位) 研究的重量資料之一；是敵我雙方軍力的配備情形，都是根據最精密最有時效的情報，每一個學員，不問國籍，都有機會望都知悉。當然，為了共同的勝利，是應該採取這種態度的，不過最高的國防學府能夠這樣公開，在世界各國中究竟未可多見，這也是美國人的祕密之一。

所以說到美國人的祕密是什麼，似乎應該這樣說：美國的物資豐富，人力繁多，生產迅速，海陸空三軍，美國人把許多別人認為祕密的，都不看作祕密。

我們的話題集中在美國參謀大學，雷先生是該校畢業的，現役空軍軍官，下面是他的談話。

他說——

參謀大學是訓練海陸空軍參謀人員的學校；因為戰事的擴大，前方需人孔亟，所以這個學校比以前擴大多了；並且肄業的期間，也漸次縮短。

肄業期間雖然縮短了，可是應授的課程還是要教完，辦法是加多每日授課的時間，白天不夠，再繼以夜，有時竟至通宵達旦。

最長的二堂課，連續四十三小時。說起來也許有人不相信，以為這很不科學，人們的精力怎麼能夠維持這樣久呢？

其實，仔細想來，這並不是難題，我們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候，常常是連夜不睡，為什麼不睡覺？因為到了敵我的生死關頭，勝敗所繫，誰能苦撐，誰就可以打勝仗。

參謀大學不是普通學校，學習的是怎樣打仗；要使將來能運籌帷幄，決勝疆場，那末一切的學習，都必須如真像戰爭正在進行一樣。

四十三小時一堂的課程是這樣開始的：將學員分做兩部份；一部份代表同盟國，一部份代表軸心國。

如臨大敵一樣，各去組織自己的機構，自總司令部以下，所有海陸空各部的配屬單位，應有盡有。

各配屬單位都有一定的番號，用紙條寫明貼在房門口，也有足夠使用的人員，層層節制。發佈命令，調遣人員，部隊與部隊間的聯絡，都用密碼。

兩方面的人員，真如敵對的國家一樣，互不往來，互不通話。

情報是假想的，以歐亞的某一個地帶作為戰場。假想的情報發下來以後，兩方面就研究怎樣處置。

處置的情形，兩方面都通知共同的裁判員。裁判員也是很多的，各有一部分責任。當他們得到兩方的處置情形後，就研究出一個可能發生的結果。

如軸心軍派了多少架飛機來轟炸同盟軍的某地，而這個地帶同盟軍早就安設了多少高射砲，可能即時應戰的驅逐機又有多少？那末就可推斷兩方面損失的情形，陣亡數字，將軸心軍損失的數字通知軸心方面，將同盟軍損失的數字通知同盟方面。

根據這一個通知，兩方面就知道自己的處置是失敗了或是勝利了。

又如同盟軍派了多少師團的兵力進攻軸心軍的某地，而這一帶地帶軸心軍的防禦力也早就告訴了裁判員，那末裁判員就根據可能發生的結果，分別通知兩方；兩方便知

南京圖書公司

消了這一次的戰鬥結果。

既然如真的戰事一樣在進行着，自非幾小時可以結束。要等到這一個會戰告一段落，也許四十三小時還嫌太短。

四十三小時中是沒有休息機會的，輪班吃飯，不能走出屋子，拉屎拉尿更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戰況千變萬化，時時得根據情報，根據命令研究對策。稍稍疏忽一下，就會吃一個敗仗。

每逢上這堂課的時候，大家都很累，不過腦子遲鈍一點的，就非吃苦不可。原因是假想戰況的變化，比真的戰況要快，（不然，四十三小時就不能完結。）第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第二個三個問題又跟着來了。

四十三小時以後，當然非常疲倦，不過軍人有一種精神，軍人不在乎疲倦，好好地睡一覺，就不會感覺什麼了，還是照常上課。

除了這一個奇怪的課程外，普通上課的情形，也僅僅得說一說的。

我們最重視的，是爭取時間，使時間一點也不浪費。爲了這一層關係，教官們可就夠忙了。

課堂等於電影院，教授材料都預先攝成了影片。上課時，拉上窗簾，教官按一按電鈴，影片即刻映現在前面，教官就影片所示，一一解釋。

時間是計算好了的，講解一課，不會感覺時間不敷支配，也不會感覺過多。

課堂裏沒有黑板之類的設備，因爲講授的材料都是完整的，用不着附加註明。

下課時，由教官按一按電鈴，室內又光亮了。緊張的

精神一鬆弛下來，學員們立刻掏出香煙，大抽特抽。

抽香煙是絕對不禁止，而且在課堂裏抽煙，也被認爲應該。原因是抽香煙有好處，可以興奮精神，工作那樣忙迫，假使不抽香煙，是很難支持的。這也是美國人的作風，祇要能達到某種預定目的，其他細節問題，並不註意。

這學校，雖然入學時都有相當能力，而且多是高級軍官，但是因精神疲勞，往往那繁重的課程，而中途被淘汰的，約佔百分之九。

除上課外，沒有什麼團體活動。以前，學員向軍隊住在外面，後來因爲房屋不夠，這個辦法被取消了，學員有許多也住在外面。每人有一部汽車，按時間來上課，行動是非常自由的，學校沒有什麼限制，祇要考試能夠及格。

美國軍官的待遇，相當優厚，一切用具都是自己拿錢買的，學校不負此項責任，這在無形中節省了許多人力。

因爲對於上課，祇於自修，忙於回家，同學中的往來極少，竟有同房的人都不知道姓名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職位，隨遷要憑功績，所以彼此拉關係，感情體面那種無聊的舉動根本用不着。

關於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學習就是爲了學習。國家需要此種人員，才調來集中學習，如果只掛一個學習的名稱，而去拉扯無謂的人事關係，那是國家的大損失。也是個人墮落的起點。所以一個國家有沒有朝氣，單憑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一個究竟。

野外演習也是各坐各的汽車去的。根據假想戰鬥地點，假想敵人，假想情報，各人開着汽車去，視一番，回來

就舉行考試。由美國海軍部、空軍部、陸軍部、及內務部。對海軍部統計。統計學校的消耗及個人消耗，每小時約四千美金。...

三

我們又談到世界整個的戰況，及歐洲開關第二戰場的問題。

雷先生提供了很多的資料，譬如敵我兩方現有的勢力及現備情形；同時以客觀的態度，作一番簡要的評述。這包括了美國人的看法，中國人的看法。

我們又談到中國空軍學生在美國學飛的情形。

雷先生在我國空軍中資格相當高，同時，他在美國是研究戰略的，關於一般學習飛行情形，似不十分熟習，他提出兩點：

中國學生是最守紀律的，外國人稱贊不已；不過體格方面，就一般說來，是稍差一點。

他說：「我可以介紹一位在美國學習飛行的馮同志和你們談一談。現在還沒有回來，請等一等。」

當馮先生回來的時候，我們的談話又以為他為中心。馮先生說：「我們出國的時候，恰巧珍珠港事件爆發了。」

「我們一部份乘坐飛機，一部份乘坐輪船，（我是坐飛機去的。）

「那隻輪船正在太平洋航行的時候，突然受到日艦的攻擊。不知道敵人為什麼對此舉特別感覺興趣，攻擊不遂

，就是擱捕。美國政府得到了情報，立刻宣佈此船已被擊沉，其意蓋要使敵人放鬆追擊。可是，人並不相信，仍然暴加緊圍捕。所以經過許多周折，才逃回美國。

「在我們美國的經常生活，是上午上課，下午飛行，有時候又上午飛行下午上課。初級飛行與中級飛行都在一處，共飛一百一十小時。高級飛行在羅克機場，飛行六十小時。」

「學校訓練完畢以後，就開始部隊訓練，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訓練，沒有通過部隊訓練，就沒有充當戰鬥員的資格。」

「在部隊訓練的時候，我們到了華盛頓，紐約，費城等地。其中有一種叫做 O.H.D. 的訓練，是專門訓練特種技術的飛行員的訓練，感覺特別。一週內只飛三小時。」

「那時候 P. 4 最時髦，學驅逐的特別飛了三月 P. 4 每天至少飛三小時。」

「畢業以後，我們在一個著名的避寒地方住了一陣子。有人跑到好萊塢玩了一會。我們都是坐飛機回國的，由美國到巴西，渡大西洋到東非，又由東非經過阿拉伯到印度。這一段空中旅行真是愜意極了。」

說到這裏，馮先生略停一停，又說道：「抱歉得很，這幾天為了某種工程的進行，忙極了，現在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即刻要作。」

「關於我們在美國學飛的情形，我還存得許多照片。過些時候，我們再來詳談。」

於是，我們談話終止了，祇好等待另一個機會。

長篇連
載小說

國民兵之翼

英·R·柏文作
龔·建·宏 譯

這是發表在去(一九四三)年冬季號「皇家空軍英雄」季刊上的一個「頭條」一期全刊的長篇小說，寫這次大戰中空軍健兒在歐洲所創造的一個奇蹟般的偉業，故事驚險動人，文筆生動流暢，為空軍文藝作品中不可多得的最新佳構，茲由龔建宏先生趕速譯出，決分五期連載完畢，藉快先觀，而保時效。——編者

第一章 奇怪的命令

「來呀，你們這些討厭鬼，你們隨便哪個得替我們找出兩個草包(按指德國飛機——譯者)來，怎麼著？」空軍中尉羅金漢的聲音在耳邊響著。格林分隊飛二號飛機的麥克·雷根對著那挺伸到領隊的暴風機上面來的帶著盔帽的頭裂嘴笑笑。

「沒問題，美國人，」空中來了這回答。「我所需要的正是，」他喊道，「他們把 Luftwaffe (德國人用這個字自稱他們的空軍——譯者)到底都放到哪兒去了？」

「或許是，」第三號僚機裏的年青的布里斯東喊出來，「流血的事情完全過去了，而統帥都忽略了告訴我們。」羅金漢呻吟著。「讓我們忽然地飛回去，問出緣由來。指揮官可能知道。他有朋友在上層地位。」

這四架飛機的巡邏隊疾速地飛過了淪陷法國的海岸。大約七分後，他們降落下來坐在九十七中隊前進站的地面上了。機械人員跑到他們面前來，眼睛閃出希望的光，但是希望却破滅了。

「我們除去一羣海鷗而外什麼也沒找到，」雷根訴著

苦。「十之八九那便是找食的人們越過警戒線的時候所能看見的東西了。」

「真奇怪，不是麼，先生？」他的機工長嗚嗚噓噓地說。「十二天沒看見一個草包風箏的痕跡了。」

雷根一邊訴苦，一邊把他的保險傘包卸在機翼上。「又一次就這麼輕易地過去了，斯培文，」他說。「他們所需要的完全就是這個。」

雷根一步走到作戰室，作他的報告。然後他去往食堂吃一杯咖啡。他還沒有吃完的時候，指揮官的傳令兵就來了，報告他說：

「中隊長李門要立刻看見你，先生。」

在去往中隊辦公室的路上，雷根非常困惑，極力考慮他的長官可能要他做什麼事。中隊長李門有一個在皇家空軍中任何飛行員都不能超過的空戰紀錄。三九年代他曾經在法國，他曾經在敦刻爾克，並且他曾經在不列顛之戰中作了比他應分更多的事情。

但是他有一副花崗石般的面孔，和一條能夠像一根澳洲牛鞭似地劈里拍拉刺痛人的舌頭。而自從他的母親、父親、妻子、和唯一的兄弟在一次倫敦空襲中一齊被炸成腐

粉之後，除去殺納粹而外便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引起他的興趣了。而那興趣幾乎是過分狂熱的。他也就照這樣子驅策著他的中隊。因此人永遠不會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李門派人來找他的時候。雷根剛一走進了門，塔的確擊了一下腳後跟，指揮官馬上吼起來。

「坐下，雷根！那麼你對空軍還不滿，嘍？但是到底是什麼東西使你想到你會是一個好國民兵的？」

雷根驚惶失措地瞪著眼睛。

「說哪個？」他終於脫口說出來。「我的意思是，先生，你說什麼來著？」

指揮官冷然凝定住眼睛，然後把一份官樣的黃色紙張折在他的寫字檯上。

「這個，」他說，「剛從統帥部到來。牠指定你得向海峽沿岸伊斯特本地方國民兵團的陶賴少校報到。那麼你作過一次直接的請求了，嘍？你以為我會強留任何一個不願意在這裏的傢伙勉強強下去麼？唔，我寧願自己飛每一次的巡邏飛行，而不願——」

「現在停一下！」雷根喊道。「我沒有請調任何事情。你是在說謊……聞呢！我很抱歉，先生。但是，誠誠實實地，關於這個我一點都不知道，幫助我罷！」

「說你的新問題？」李門應聲說。「你沒有直接請求統帥部調職麼？」

「不！」雷根反擊回來。「那一定是另外一個雷根，統帥部提提起來了。」

「我們得弄個明白，」李門說，於是去拿電話機。當指揮官同倫敦統帥部的某人談話的時候，雷根傾聽著，迫使他聽不懂那話語的意思。最後中隊長李門把聽筒

往架子上一砸，看著他。

「你就是這事件當中的飛行官雷根，」他說，「你是誰？陶賴少校？」

「陶賴少校？」

「他們不知道。但是那是——種緊急任務。那聽，就法好好兒幹一下罷。不過，雷根，對不起，跟我說說，快點到那兒去，然後快快地回來。祝你幸運。」

「多謝，先生，」雷根裂嘴笑笑，便走出辦公室外去了。

走到外面，他停住腳，蹙著眉頭看著天。「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他喃喃地說。

在戰前，伊斯特本是全英格蘭最熱鬧的一個海岸集會所。當雷根到達那裏的時候，那地方響起來像一個發瘋子的巨大建築，那裏面的居民們都穿著他們的排築的斗篷，跑到外面來，試作大規模的毆殺勾當。

有幾羣人站在高牆上互相撲擊。另一些你爬到牆上，我爬到你身上，並且用橡皮刀彼此戳刺，又有一些則拿著面具亂跳，交互抓撓眼睛，或是把遭難者的胳膊關鎖結在一起，打起結來。」

雷根一邊走向偽裝的篷帳線外的指揮官辦公室，一邊注視著這些使人眼花撩亂的形態。一個年邁的中尉自表介紹為艾勒騰，帶著他到陶賴少校那兒去。陶賴少校說：「這是訓練，」艾勒騰對這美籍皇家空軍飛行員解釋

著。「他們必須學習怎樣在各式各樣的情境中照顧他們自己，你知道。」

「是的。」雷根看見一個人儘在空中作齒輪似的迴旋，然後一下子撲倒在地。但是訓練期終了的時候，能夠留下一個什麼百分比呢？」

「哦，這些孩子逐漸結壯起來，對這已經是以爲常了，」艾勒騰說，隨之以一笑。「好，我們到了這里可。簡直就走進去，先生。少校在盼望你呢。」

當雷根回答這人的笑容和敬禮的時候，他納罕地將遇見一種什麼樣子的猿猴。所有這些野蠻人的指揮官一定是止兩隻胳膊，兩條腿，和一個身體的。但是從裏屋，一個矮小，然而非常結壯的人出來了。

「飛行軍官雷根，」一個差不多和六月的月夜一般堅硬的聲音說。「來一把椅子。要香烟？這是一個奇怪地方，麼？」

雷根坐上一把椅子，拿起一支烟和火柴，一杯愛爾蘭的威士忌酒。

他等待陶賴少校揭發出這個重大的神祕來。然而這位國民兵指揮官却似乎並不著急。

「我總喜歡遇見一個美國人在我們身邊服務，」他愉快說。「像你們這種的孩子來替我們操漿狗多好。你有什么朋友在我們一道麼，雷根？」

「我不知道有誰，」雷根回答。「雷希特勒拉起汽笛來的時候，我是在英格蘭讀書。想法子幹幹空軍似乎是一種好念頭。但是你爲什麼要問我呢？」

「哦，祇是好奇而已，」陶賴少校不經意地說。「前幾天跑來了一個孩子。他說是你的一個老同學。我記得，

很像一個德國式的名子。你沒有什麼嗎？德國名子的夥伴麼，你有麼？」

「也許有，」雷根聳肩勝說。「現在馬上想不起誰來。但是如果對於你也是同樣情形的話，少校，爲什麼要我到這里來呢？」

「對不起，老先生，」少校喃喃地說。這位國民兵指揮官擦了一下他寫字檯上的按鈕。邊門打開了，一個瘦臉，鷹鼻的便裝的人進來了。他取了一個直接面對雷根的地位。

這美國人不經意地瞥了他一眼。然後突然他伸手去拍那愛爾蘭人（按指陶賴少校——譯者）的額子。

「你搞錯了，雷根，」陶賴少校用平靜的聲氣說。雷根坐下來注視那穿便裝的人。那人用一個坦白的表情回答他的恐懼時面容。

「你認識這個孩子麼？」來了陶賴少校堅定的聲音。「傅利慈！雷根慢慢地說。「傅利慈·梅哲！疼疼麥克罷，你在這里幹嗎呀？」

這人突然裂嘴笑起來，同時一個寬解的嘆息從他嘴唇裏湧了出來。

「呀，麥克！」他喊道。「孩子！我真高興你記得我好，少校，這使你滿足了罷？」

雷根投了一瞥在這國民兵指揮官的身上。陶賴少校在微笑着。

「嘿，這是怎麼回事？」雷根喊道。「你要我辨識傅利慈，在這里？哦，我明白了！我的朋友有一個德國式的名子。那麼，發在這里到底還幹些什麼呢？」

「這位少校疑感我是一個德國間諜，」梅哲說。「但是，我猜你已經從射擊班的手裏把我救了出來，麥克。對罷，少校？」

國民兵指揮官作手勢讓傅利慈·梅哲就坐。而當他說話的時候，有一種鋼鐵的感覺在他的聲音裏面。

「在這次大戰裏你不能重犯舊錯了，」他坦然地說。

「錯誤決不可再犯。簡單地告訴你，雷根，昨天晚上我們襲擊了一次法國海岸的無線電台，把那地方擊為粉碎，殺死了許多討厭鬼，並且把其中有些人當作俘虜帶了回來。」

「俘虜之中的一個就是這個孩子。當他今天早晨到我們面前來的時候，他發誓他是一個美國人，一個在法國被抓起來的新聞記者，沒有能夠逃出來。說他曾經藏在法國農民的家里，等候機會偷竊一隻小船到這里英格蘭來。說他決定如果穿一身德國制服的話，會有比較方便的機會弄到小船。他偷到了一隻，而——而當我的手下拘捕到他的時候，他是正穿著這制服。」

「那都是事實！」梅哲熱烈地喊道。「而所有我告訴你的其餘的話也都是事實。唔，雷根和我是同船來的！我把他留在倫敦上牛津大學，而我便到大陸上來作為合衆社派駐布魯塞爾的人員從事我的工作。」

「那是事實，先生，」雷根對陶賴少校說。「他在布魯塞爾的時候我得到過他的兩封信，之後戰爭便來了。但是當希特勒開進比利時的時候，傅利慈，你為什麼沒有同別的人一道出來呢？」

「我動身了的，」梅哲說，摸摸他的頭。「我們全體人馬上上路首途到巴黎，或者其他我們能夠報道我們故事的地方去。十架斯特卡（一種德國俯衝轟炸機——譯者）

來了，而那是兩個月來直到我在一個法國人家裏來為止我所知道的最壞的一件事情了。我的衣服，護照，和我攜帶的每一份文件都丟了。」

「按照那法國人——他的名子是馬素華——的說法，有一天我踉蹌地走進他的家，多少可說是完全光著身子，——到他的前頭便暈厥過去了。」

「他覺察出我是一個美國人。總之，他沒有把我趕出來——他原料我整整一年，而那時期所發生的事情，我僅僅祇有朦朧的偶一閃現的記憶。一個斯特卡的炸彈破片正打中我的頭上，還有別的什麼東西幾乎刺碎了我們的脊骨。我的體形被弄壞了。馬素華確實救了我的命，上帝保佑他的靈魂！」

「誰？」雷根壓著嗓子說。「你是說——」

「是的！」梅哲說，同時他的面孔硬化起來了。「納粹的子彈。他們也來追擊我，但是我跑開了。而那已經是七個月以前的事情了。」

「那麼七個月來你一直是打算逃回這里來的了？」雷根喘息著。「孩子，什麼樣的一個故事你能報道出來，當他們允許你公布的時候！」

「哦，我想我們會讓他在適當的時候發表出來的，」陶賴少校說。「決不是當懷疑你，梅哲。雖然，最好還是把事情弄確實了。走到食堂裏去，喝一杯茶。稍等一下我就來和你在一起，我們要研究一下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梅哲裂開嘴笑。我急急切切想弄到那架舊打字機，「他說。「我已經見到了許多了，以後還要再去看一些！」

我——周志開

神空英烈傳之一

「我——周志開」在××大廈第一次遇到吳小姐時的
第一句話。「D小姐告訴我她住在您這兒，我是來拜訪她
的。」他如此的介紹了自己，在R小姐是足夠了，她已知
道那站在地面前的是：空軍少校，隊長，空軍英雄，民族
勇士，佩有「委員長親頒的青天白日勳章……還要怎樣來
說明他自己嗎？看報紙的都知道，聽無線電的都曉得，茶
館裏那些說「金錢板」的在講他的戰績；也許在英美會有
顯揚他的歌曲與電影。在友人們的心中永遠存在着一個「
我——周志開」。

一九三三年春中央航空學校（今改為空軍軍官學校）
招來了一羣新生，在沒有進軍校入伍以前集中在天中橋的
一座十層房裏。後來增加到八十八人，因此就有大中橋八
十八位好漢之稱。在營房裏我們開始互相認識，一個晚上
我遇到一個人就問「誰」，回答是「我——周志開」于是
我開始把他的名字按到他形像上去。「……」
。他的身軀高大，是一個北方型的人物，可是他年紀很
小，皮膚雪白，會給你一個江南書生的印象，體格壯而略
胖，在八十八位好漢中他是「小白胖」。

重慶大轟炸的那時期。某一次蔣夫人主持的空戰座談
會上，每個參戰的依次戰戰兢兢經過，輪到他時，他站起

我——周志開

續

來說：「我——周志開××中隊飛行員，攻擊敵機三次，
未見敵機冒煙或其他證據，於是第四次攻擊我就鑽進敵機
羣，在他們的火網最密處打完了我的子彈，敵人也送了我
很多子彈，後來檢查的結果飛機上有九十九個子彈洞，一
個被砲彈破片炸開的大窟窿……」
「你人呢？」蔣夫人担心的插着問。
「沒有事。」他回答後坐下，蔣夫人笑了，大家都笑。
小白胖那愛燒盤臉又紅了一陣。

從飛行員到分隊長，他是他們那期同學中第一批升的
，從分隊長升副隊長，他是他們那期最早升的一個。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飛行技術好，能力強，勇
敢而且幸運。他的戰鬥時常置身於最危險的地方，他的飛
機常帶回許多彈痕，但是他只是擊落敵機，至少使他們受
傷；他永遠是勝利，他那如玉的身體永遠不容許留存瑕點
。訓練時他有好的表演，他的飛機從不發生意外，他沒有
失事過；作戰時他有神勇的戰績，從沒有跳過傘，更沒有
受過傷。

「我——周志開」。是天之驕子，戰神的寵臣。
志航大隊的歷史是血寫的，厚厚的戰績包括多少烈士
們的功勞，因此人員的變易極其迅速。可是他永遠在志航
大隊，從一九三七年他到隊見習起，人事的變異，戰術的

改進，器材的更新，種種部隊生活方式的轉換與風氣的變遷，可是他依然是「我——周志開」。

部隊也有較清閒的時候，空軍也有常玩文人的把戲，他做打油詩，聯句，對對子，射文虎，樣樣都來得。有一個冬天的夜晚，大家聚在三室破謎兒，最後他出一謎題，是「馬占山，打現代抗敵名將」。

「破者賞賽火腿。」破者賞賽火腿。這是他家從「馬」從「山」從「姑」各路去猜，直猜到就寢號響了還是破不了。其中木乃伊也是八十八

好漢之一。向來以機智聞名，他猜是薛岳將軍。理由是薛岳將軍東太破摩天嶺，結果他本人「馬」一估「領」下山

「領」。他這一猜弄得大家都笑了，這種破謎法比「無邊落木蕭蕭下」射「白」字還妙。後來小白胖告訴了大家，並且約好請着木乃伊。

一星期後木乃伊有任務要出發，在機場上他還沒有忘掉那個未破的謎兒呢，他請求小白胖告訴他，小白胖說「馬占山就是馬占山，他不是現代抗敵的名將嗎？」

木乃伊聽了笑不得氣不得。因為他猜的那匹「馬」是足的「姑」一「山」一「上」一個多星期，這才把他放開。馬占山就是馬占山，「我——周志開」，就是周志開，用不着猜的，還要猜什麼兒什麼圈子呢！

六

「當我還是飛行員時，常發現有些部隊長有時在某方面不無缺點或弱點，可是現在我是該被人評議的了，我升得太快，而且學識不夠，經歷更談不上，在現下我無法對職守勝無所愧。我實在無從離開部隊，也捨不得離開。可是在部隊裏要充實自己比較困難得多，如果讓我暫時離開部隊一個時期，我將好好的充實一下再回到部隊來，我想各方面都比較好些。：不要以為離開部隊難過。你一定會回來的，在總反攻開始後，不需要更多的天嗎？那時你不會都不可呢，問題是怎樣利用這時間作將來的準備：」

「上一段話是我與他行將離別時的贈言。這些話我記得，我二想起他就要想起。」

在鄂西會戰中空軍不斷的出擊，有一次他看見張副大隊長跳傘後落在自己陣地，現在用着十倍，百倍的戰績去報復。當時復仇的火焰在他心內升起，他離開歸航的機羣，單獨折回敵方機場去尋找復仇的犧牲品。可惜什麼也沒有。三架木架的假飛機，不能騙取他的子彈的，他若

有敵方的機羣就在當天，他造成十分鐘內，單機一次擊落三架敵機，因此領受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

「你要不屈不撓的去復仇！在神聖的戰前，這是偉大的。」——意大利諺語。

「抗戰相加，愛者勝矣！」

「我着見一架敵機下去，一架已受重傷再也回不去了，那第三架在改變航路想逃脫。我就放棄第三架追第三架。第一次攻擊。第二次想再來攻擊一次，可是我看見那後座槍朝天，鎗手是完了，于是我改變計劃，停止射擊，與敵機靠得編隊這樣近，然後用飛機姿態示意叫他投降。『我心想我要捉到七架完整的飛機，而且不傷害人。』可

是那駕駛員始終不回頭看一看，只是加大油門向前飛。那時我對油量只有十分鐘了，我不能再逗留空中，只好送他——陣亡。

「他到一個完整的飛機而不傷害人，是個驕遜員最樂願而祈求的戰績。可惜那駕駛員沒有看見，否則也許會願意，」和平村中不有着很多他們的同志嗎？

英雄應該有美人，才子得配佳人。是的，他當然有一個愛人而且極其相愛。他們倆共同踏過漫長的情路，有着深厚的愛。為什麼不結婚「呢」？許多人曾如此的問題。

九

英雄應該有美人，才子得配佳人。是的，他當然有一個愛人而且極其相愛。他們倆共同踏過漫長的情路，有着深厚的愛。為什麼不結婚「呢」？許多人曾如此的問題。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絕對不作無辜的屠殺的。

，他總是笑以代答。豈止他，空軍還有許多人也不準備結婚的，自然各人都有許多不同的理由，但是許多理由是由是相同的。空軍中誰都明白，誰都不願意說出來。——愛情在他心頭也像雲空一樣的純淨。他在給我的信中也表示過他對愛情的態度，他愛引用通俗的成語來說明。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這裏的空字要加上天空的意義的。

「這作假虛真亦假，無處有處有還無」。

友情在他是廣博的。他那真誠，活潑，風流個體的情趣與風度，會讓人著迷、眷戀、歡喜與敬佩。舉個例子吧：不久前他與AZOUS認識了。她，我在三年前看到那時我就驚異在中國竟有如此多的地方像那女主角思嘉的人。可是她自己說：「……我不覺得像思嘉，因為我是紫的，她是粉紅的；任何深遠的靈魂都不能逃過我的了解，她却不能。再說她比我漂亮，迷人。不過她想錢。我也想錢，她自私，我也自私（在異性情感方面）……你應該希望我死，因為這希望同時也被我厭惡。死了我至於老，不至於醜，而且一大堆替她整理負責的事，可以推給別人……」

在幾封信中她如此告訴我。

「如××所說我是又驕又蠻，有什麼辦法呢？雖然時間在我臉上刻下痕跡。別人（指男人）將繼續被我試驗，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的心裏已經三分疲乏了……」

「周志開我會到了，我很喜歡他，因為我覺得他也喜歡我。雖然他以為我訂了婚，我也疑心他訂了婚，不過愛與憎在某一點說來原是極純粹，容易，而平凡的……」
「……我不想得到他。但是我確實喜歡他。喜歡他美，喜歡他能幻想；我敬重他却是為了國家民族這些正經的理由……」

十一

壯烈的事蹟在極秘密，極深沉中流出，刺入每一夥伴的心。下面是三位小姐給我的信：

「……那麼這是真的了。我說什麼好呢？軍人要死在前線，海上，或天空，不應該死在病床上。是的，這些我都明白。但是我傷心，我哭……我覺得未死的可珍貴我祝福他們……」

「……崇敬或企慕一個人，不一定要有他。當然著是可以得到那高貴的愛情是榮幸的；不然，那一種探訪的企慕，深埋在心裏，時時為他祝福，不是很為永嗎？然而這種點點的情感，當獲得這消息以後却不能再沉默了……給我一個她的照片我要永恆的紀念他……」

「……第一印象他是驕傲，第二是文雅，第三是幽默，第四是雄壯，第五是熱情……他死了，我覺得這些印象都不是了。他給我的教訓「犧牲」。是的如果叫我為他而死，我是多麼樂願，多麼光榮……我還沒有開始愛他，現在我說我是愛他了。但這不是為自己，絕不。我可以為他死，讓他活着，讓所有的人都愛他。親近他，他實在是可愛啊……可惜我不迷信，否則我預約「願訂來生」若蒙他的許諾……」

十一

「神聖英雄營」中有周志開。
「天堂」，「樂園」有周志開。

他是天之驕子，戰神的寵臣。

「我——周志開」就是他的護照，身份證，與口令。在神空，在靈的宇宙，他可以自由的出入。永遠是英勇，熱情，忠誠，活潑。每個認識他的忘不了他，每個未曾相識的也都在惋惜哀悼他。

當我想起他，想得太多太多，想不完，可是我寫什麼呢？還是讓他自我介紹吧：

「我——周志開」

志航大隊戰訊一束

萍 申

湖北敵寇集中六萬以上（後繼續增援達十萬）兵力，由十一月二日開始蠢動，分數路向我猛撲。我軍奮勇迎擊，戰事異常激烈，鄂湘會戰因是展開。九日，志航大隊奉令全部調往前線作戰，距上次鄂西會戰僅五個月光景。

十一月二十一日晨，敵驅派轟炸機聯合編隊三十餘架竄擾恩施。志航大隊偕「前鋒大隊」起飛應戰，機數僅敵四分之一。激戰三十分鐘，擊落敵零式機三架，九九式轟炸機一架。我亦犧牲二人。

廿三日掩護我機轟炸公安敵軍根據地，將敵營倉庫予以澈底破壞。隨吳隊長為僚機的李志遠坐機發動機突生障礙，未能隨隊歸返，失蹤了一天一晚，次日忽然接着他的電話：「迫降在石門所市街一河灘上。機略損傷，人無恙。」并將該處敵機活動情形隨時告知（無線電是他赤手修妥的）。張司令官說：「真不愧為中國的空軍！」

二十九日高隊長領機三架與敵轟炸機十五架零式二羣遭遇，展開激烈空戰。我機以一當十，一舉擊落敵機四架。

常德自十九日起被敵軍包圍猛攻，我五十七師捨命死拚，堅守已達十晝夜，仍屹立不搖。但接濟斷絕，彈藥咸感缺乏。我空軍聞訊，立即於二十九日用飛機投運大批子彈投入城內。又夠他們打好幾天了。有一次吳隊長率機由前方達成任務回來時，基地上空

天氣轉變，濃雲密佈，無法落地。他一點不慌，小心地在雲上飛行，到底給他找着一個雲隙，率領僚機安全降落某地，一時傳為美談。

十二月四日於常德上空擊落敵偵察機一架。

余師於三日晨向西北城郊移動，與友軍會合。堅守達十五晝夜的常德城於是陷於敵手。我軍全線發動反攻，經過數次激戰，於九日拂曉終將常德克復，繼續向敵攻擊。自後，敵勢即呈疲敝狀態，開始向北潰退。志航大隊以雷霆萬鈞之姿態，跟蹤追擊，立下輝煌戰果。

十二日，周隊長率機攻擊張家廟敵軍，殲滅敵兵數百，并於漆家河西北熱水坑擊毀敵一砲兵陣地。

十三日周隊長率機偵察到張公廟有浮橋一座，敵人在崩潰渡河。我機立即更番起飛前往，將敵十三師團主力打得落花流水。「皇軍」的鮮血塗滿了湖北的原野。據報那次一共殲敵馱馬五六百匹，官兵近二千人。

除十一月二十一日空戰外，僅於常德上空遭遇敵機二次，每次都有紀錄。整個會戰期中，敵機總是閃避不敢見面。一見我機來到，馬上「逃之夭夭」。志航大隊的健兒們都遺憾得很。

志航大隊九日調往鄂西，十日即開始出擊。直到十二月底戰事結束後，始紛返防地。作戰時間有個半月，出動次數達××次。平均每星期中出動五次。尤其是十一月二

十至二十九日，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二段期間，每天連續出動。空軍威力發揮到最高度。無怪十二月十七日陳納德將軍在招待記者會席上說：「中國空軍即以飛機對飛機，飛行員對飛行員而言，其過去一週內之卓越成就，或尤大於美第十四航隊。」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此次會戰期中，制空權始終緊緊握在我們手裏。

主席對空軍此次戰績表示滿意。於志航大隊尤其嘉許。元旦日，特派周主任親來基地，頒發宣威章五十餘枚予作戰有功人員。志航大隊領占四十枚，另外并將獎給榮譽勳章一座予全大隊，擬稱之為「榮譽大隊」云。



薛海飛

讓我們拉一拉話別的手？

恩施產手杖極佳，頗為著名。孫司令官以志航大隊連日出動，戰績顯赫，每人贈送黑漆手杖一枝。上書硃紅「我武維揚」四字，頗玲瓏可愛。此外同隊朋友互相贈送，平均每人有一「司的克」三枝以上。出外時，多手攜棍杖一條，狀極威武，故又有「棒棒隊」之稱。

機場附近斑鳩，鷓鴣，兔子，野雉頗多。志航大隊健兒們在任務餘暇，常常攜着獵槍，帶着獵犬，出外打獵。他們的槍法極準，命中率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百步以內的鳥獸，休想逃得開去。故往往滿載而歸。交廚師烹製，滋味鮮美異常。

從黑夜到明天，

由小孩到老人，

無數隻的手，

無數次地推拉着你們。

情，你保得住安暖？

門，你鎖不死戰爭！

我却不能夠否認：

自己是個年青力壯的人。

再會吧！家的門，

外面正是烽火連天，

馬達永遠在合唱，

鐵翼載取着我們，

跟着索敵的大眼，

打開保險的門，

黑夜到白天。

把機槍對準着敵人，

來吧！我們，

同心協力，

粉碎敵人，

擄斷被壓迫民族的鎖鍊，

永開着中華解放的大門。

當黎明像家鄉的人，

來叩寂寞的門，

門，我就打開你，

讓陽光走進來，

吻着我紅色的笑臉；

當烏暗滿佈的時候，

我又鎖住了你，

把黑夜關在外面。

窗，你抵住狂風，

門，你擋住暴雨，

國產高級滑翔機試飛經過

自白景圖率青代謀的人。

此誌不論真否請：

做新主人，鄒若軍
同心樹式。
來呀！來呀！
駐紮蘇聯華資商人。

去年夏天，滑翔教官們天天都在機場工作。他們希望中國航空事業能早日發展。通用夏的良好氣流，創造出較高的留空紀錄。滑翔技術，能參予國際間的較量。太陽把滑翔機照得通紅，保險傘的背帶扣緊在胸前，使人更感氣血澎湃。然而以高度熱忱，希望着新的成績。并且氣象教習漸漸地，時常攜着他的儀器到天空去，幫助觀測氣流的變化。可是這時所操縱的僅有中級滑翔機，當它被拖上天空，一放脫拖鉤，就直往下沉，想盡辦法拉起機頭來，也難持久。漸漸的，大家都有些沮喪了。

八月底，第X飛機製造廠送來消息，說是國產高級滑翔機即可出版了。這種新機，是仿照「大公報」二十五年向德國訂購的羅士配伯式滑翔機製造而成。它的性能，頗勝於持久耐用。因此國家的興衰被這消息鼓舞起來。大家盼望能用新機，來實現創造新紀錄的企圖。但是架架飛機，仍有許多麻煩的手續必須具備。所以一直延到年底，這才接奉了試飛命令。由大會組織，由白景圖率領。

「這該有不少困難！」
「這架新機的製造過程極其艱難，我緊拉着隨機負責的丁同志問。」
「不繁雜。」丁同志得意地笑着說，「先把舊機部拆除，或為一小塊一兩塊的鋼材由舊機圖樣，製成模型，然後將依模型製成的零件按各機架就順利地成功了。」

「這該有不少困難！」
「這架新機的製造過程極其艱難，我緊拉着隨機負責的丁同志問。」
「不繁雜。」丁同志得意地笑着說，「先把舊機部拆除，或為一小塊一兩塊的鋼材由舊機圖樣，製成模型，然後將依模型製成的零件按各機架就順利地成功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天色將近落黑，第X飛機製造廠的機械同志，忽然將新機運來。他們一行七八個個個都是喜笑顏開的。他們這不高興呢？「這是他們廠里，花費了許多時間，花費了許多人的腦力和手力的共

「小章提前兩天過了午呢！」

清早，天空陰沉着。機場上一片冷漠，寒風颯起使人發覺刺臉。我匆匆趕到機場上去，他們一羣人，早就圍着新機在工作。軍教官和丁同志正在把着皮尺測量機身，又量機翼，他們跳來跳去，忙碌不已。

我鑽進圈子裏去，溫啓鈞教官領着我觀摩了一遍。他一面指點，一面講解，使我獲得不少關於滑翔的知識。這架新機，全身飾為油綠色，全重二百五十公斤，伸長的機翼，較之那狹小的機身，幾於長了兩倍。這在國內，要算是機翼最長的滑翔機。而且在機翼的中部，還有着增加浮力和安定性的微微曲折的弧度。因此使人看去，活像一隻振動雙翅在翱翔的海燕。再將這長而平的機翼和近似的機身比較一下，就覺得那種輕盈的飛機，實是太呆笨了。

量機翼和機身的長度，弧度，又開始測量全機的重心。這些重要的事項，原是在工廠裏，早已有過多次的考慮和試驗了的。但送到試飛員的面前，這又成了例行手續，必須一一重新考驗，以增加他的信心。可是那間沒有這種測量的機械，只得臨時借助於舊式的秤桿。場夫們費力地將新機平抬起來，丁同志把着秤桿，軍教官站在一旁，驗着這件最新式的工業產品，却用着最古老的衡法來秤量。這該是多麼強烈的對照啊！

用着這種方法秤量全機的重心，斷斷不能繼續。上午，才把全機檢查完畢，大家也鬆了一口氣。
下午開始地面試飛。在一間辦公室裏。

這時，新機已裝上腳輪，場夫們扶着機翼，將它推與機場中部去。膠輪在地面跳動着，機身也一蹶一蹶的前進，好像這隻木鳥，它感到自己是有了生命了。

新機安置妥當，機尾已扣緊在地面的鐵軌上，機前兩根粗壯的橡筋繩，也以適當的角度成爲V字形向前分攏着。可是軍教官還放心不下，因爲多數場夫是由機站上派來的，他們還不曾做過拉橡筋繩的工作呢。軍教官把他們集結在機前，說：「這孩子笨，還故意嚇唬他，我們就給他蓋着機槍。幾位機械同志也立刻緊張起來，他們每次都份担解纜工作，誰能測量這點距離呢？」

溫啓鈞都已準備妥貼，就由溫教官在一傍發號施令。他一聲令下，場夫們都走起騰騰的兩眼，像船夫撐槳似的向前行進。當他們走了幾十步，溫教官又叫行，場夫們又向後退。溫教官又說：「新機就利用着橡筋繩的拉力，在地面滑行了三十公尺。這一次并未

用着這種方法秤量全機的重心，斷斷不能繼續。上午，才把全機檢查完畢，大家也鬆了一口氣。
下午開始地面試飛。在一間辦公室裏。
「別嚇唬着呀！老鄉，幫忙拉一拉繩子。」

中國自家庭的碼頭已有一個性生面的問。

「完全國貨！」溫教官保證地說。

「來！拉繩！」

兵們聽說了這話，一個個的都臉上掛滿笑容。他們把鐮刀向地上一擡，都向橡筋繩奔去。看着他們這純樸的表情，我們都樂意地笑了。

於是，章教官又鑽進機槍去，溫教官也直着嗓子在「榜高叫着，給拉繩的人鼓勁。這次，拉了四十步，兩橡筋繩都已拉長三倍了，他才叫了一聲「放！」新機利用這猛烈的彈力，在地面滑走二十公尺，就離陸起飛，大約有四公尺，直到懸梯場邊緣，才徐徐下降。

「行了！好得很呢！」

人們都歡呼着，又忙着準備空中試飛，而駕駛母機的伍錫堯教官就趕忙去調整飛機去了。

章教官從機場邊緣回來，他滿面春風的和我邊走邊談着。人們已趕忙着把新機推到了機場中部，溫教官正在指揮她們安排起飛前的準備工作。我們還不會走近機位，溫教官已氣勢洶洶的奔了過來，向章教官憤憤地嚷着：

「一拖鈎不行，一拉就脫，你怎麼不檢查拖鈎呢！」

「一查教官紅着臉向機位急跑而去。他用鋼繩鈎住拖鈎一拉，果真立刻脫鈎，再拉一次，依然如此。他急急得發跳。

原凍這拖鈎與舊機的不同，有如一個舊釘子，所以彈簧的剛度都不夠。要裝一個新的，須得揭開機頭的屏板，而這種裝法，就說眼前不行，就是趕回廠裏去，也得一兩天的時日呢！眼看着就要過年，這工作，只得留待二十三再完成。

過了新年，已是十天，工廠的機械同志又將新機運了

來。大家的興奮立刻勃發起來，趕着把機翼裝妥當。這天下午又將試飛了。可是，天空還是那欲雨未雨的神氣，這不放射出一些陽光來助助興呢！

試飛之前，章教官再把拖鈎仔細檢驗一番。然後使新機對正拖曳起飛的母機，兩者之間，是以一根一〇三公尺的鋼繩連繫起來的。準備妥當之後，人們向前做了一個表示開始的手勢，伍教官就啓開油門，使飛機向前滑走，滑翔機也就十分輕巧的跟隨着前進。因為這種拖力，不是用橡筋繩彈射那樣突然的猛力，而是逐漸增加的。所以在地面滑走一百公尺之後，新機才輕盈的騰空飛起。飛了十五公尺高，留空四十五秒，然後徐徐下降。因為飛機不會離陸，這還是地面拖曳。這次試飛的目的，是考驗轉彎操縱的性能。

第二次地面拖曳，新機飄起的高度增到二十公尺，留空時間也增到了兩分鐘。章教官覺得新機的性能很好，特地做了個「S」轉彎。這些基本的操縱，都已有了把握。對於試飛也就更其有信心了。這幾天原想再試空中拖曳，因恐時間不及，決定留待明天。晚上，我和機機同志們談起新機的製造經過。他們說，因為事前沒有完備的圖樣，很多小缺憾，都是在工作中心而試驗，一面修正，起初的幾架，難免稍有差異。只要這第一架試飛成功，以後的定形架，製造方面也就容易了。並且，所採用的鋼產材料，譬如膠粉和覆板，質的方面，不免仍然略有遜色，因此新機製成之後，較之舊機的全重多了二十磅。這雖是無關宏旨的事，也還得努力改進。

第二天試飛空中拖曳和懸翔。

照例是飛機起飛之前，滑翔機就已騰空而起。當新機跟着母機上昇，人們在地面凝視着它那輕巧的行動，大家都有着會心的愉悅。三年以來，因為缺乏高級機供應教學使用，使在學者不能順利地完成高級訓練。現在，已有國產品來彌補這一缺憾，這該是多麼值得愉快的事情。母機拖着新機在機場上空盤旋了兩週，已經升到一千公尺的高度。這時，新機開始放脫鋼繩，讓母機拖着鋼繩下降，而新機就在空中利用雙翼的托力，以及大氣中上昇氣流的支持而獨自翱翔着。

在空中，新機活動了三十五分鐘，章教官考驗着它的失速點和盤旋操縱。當新機懸回機場，下了機，他就笑盈盈的向大家報告：

「很好！很好！操縱起來，一點不費勁，怪覺舒服呢！」

接着，他便在試飛表上紀錄：

「盤旋速度：每小時六十五公里；失速點：每小時四十五公里；適宜的平直滑翔速度：每小時六十公里。……」

休息十多分鐘後，場夫們再把新機推到起飛地帶，鋪上鋼繩，又開始第二次試飛了。

這次考驗滑降速度，滑翔比，和俯衝速度。這些經過情形都是十分完滿的。而後，章教官還做了兩種特技表演。第一種是「上升轉彎」。這是一面使滑翔機上升，一面進行轉彎的動作。第二是「失速轉」。這是先使滑翔機上

升，然後使它的速度低過每小時四十五公里的失速點；看着滑翔機已像一片搖搖下墜的秋葉的直往下沉，但急行轉彎，使重新得到適當的速度，又輕飄飄的向前滑翔着。當新機再度降入機場，她的留空時間已有四十分鐘了。

這里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新機的「滑翔比」。理論上這種滑翔機的滑翔比為一比二十四。這意思就是滑翔機在空中滑降一公尺，就往前滑翔二十四公尺。凡是後者的比值愈大，則滑翔機在空中的滑翔距離愈遠，也就是它的越野滑翔的性能愈優越。在製造中，廠對於新機的滑翔比，認爲能達到一比三十一，就算滿足了。可是在這次試飛中，却發現新機滑翔比為一比二十五，已經超過了理論上的數目字，這該是多麼值得誇耀的事情。目前，中國的航空工業，是剛剛茁起新芽，如今都有這種成績表現，我們實在應當爲她的前途慶幸和祝福！

試飛成功了，機場上的愉悅又帶回屋子裏來。大家都在津津有味的談論着。我折足進章教官的房間里去，他正在寫試飛報告。我拉緊了他的手說：

「應當喝杯香檳呢！」
他捧起桌上的一杯白開水，一飲而盡，然後說：
「戰時生活！」

我們都會心地笑了。這時，場夫們已將新機推了回來，我們的機棚里，又多了一隻生力軍了。我獨自默想着：

今年夏天，教官們該不致那樣焦心了。我希望，今年夏天，他們能用這種國產滑翔機，爲中國的滑翔技術，表現出揚眉吐氣的成績來！

空中堡壘蘇西阿Q的故事

美·C·伊伏孫

蘇西阿Q，算是世界上頂會戰鬥的空中堡壘了。

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殺日本鬼子。她知道她自己担負了重大的工作，要把一連串的炸彈，扔在敵人的船上，或者是飛機裏頭。在轟轟的雷聲中，把日本鬼子和所有的設備搗成碎片。

但是，她也喜歡踏低飛到目標的上面，從機槍裏吐出閃爍的火光。在銳利的目光裏，把日本鬼子一個個的啄出來。然後，抬起她那呆板的玻璃鼻子，朝着天空，長揚地回她離開幾百哩的老家去。

蘇西阿Q，從來不帶一架侍衛的戰鬥機。當那些零式前來接近的當兒，她便開大了她的油門，爆發出特快的速度。一方面，擺動着自衛的機槍，昂然不顧的直向目標地奔去。

那些零式寇機，不是粉碎於煙焰之中，就是嚇得屎滾尿流的逃跑。在爪哇，西里伯斯，澳洲，所羅門，和新幾內亞這些區域作戰的時候，蘇西堡壘的每一個射手，都能夠射落十架或超過十架以上的寇機，比較在太平洋上一般的手，更為出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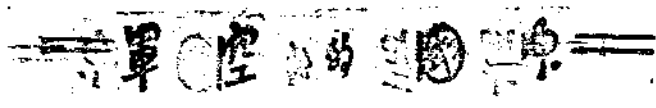
試觀察一下蘇西阿Q的作戰紀錄。她會跑過長航線，去轟炸日本鬼子，比其他的飛機來得次數更多，在到達目

標以前，她從沒有過一次因為天氣的惡劣而折回的。她直接或間接殺死日本鬼子的聲譽，也超於美國陸軍航空部隊所屬的一切飛機。她並且常時裝載了好些人，很平安地回到她的老家去。

去年元月，正是慶祝她的生日那一個月。她會飛過千多點鐘，沒有入廠大修理過。她攜帶着她那五個基本的機員，環遊世界三萬五千哩，橫越赤道四次，再加上戰鬥的任務，一哩又復一哩。

在第十九重轟炸大隊裏頭，蘇西阿Q，算是她所隸屬那中隊的第一號機。她的老頭子，是赫第遜少校（現已中校）。一九四二年新年的日子，在西雅圖的波音飛機製造廠裏，蘇西阿Q正在哇哇墜地。因為她還沒有命名，直等到赫第遜少校纔給她這個寵愛的名字，對她如同妻子一般的看待。她漆上陸軍用的橄欖色，外貌看起來，是不很美麗的。

可是，她的老頭子看起來，却十二分的滿意了。她那流線型巨大的身子蹲踞着，使得在旁邊的運輸機越顯得矮小。在B-17式的機羣裏頭，(E)式的改進，比較(D)式更來得優越，因為她的尾端上，已裝上了兩根毒刺般的槍，當她第一次出現於爪哇的時候，那零式向她的尾巴光顧



，上當不少。除此以外，她還有，新式自動封閉的油箱，可以減少着火的危險，新式的裝甲鋼板，和一個新式的船底槍塔，裝置更優良而可以旋轉各方的機槍。她那巨大的新式尾巴，就是沒有多大經驗的眼睛，也能夠對準敵人，完成着大莊嚴的掃蕩工作，同時，在飛行中，給她一種特殊的安定性。因為她那四個宏偉的引擎，發出火一般的熱力，調協着和諧而深長的聲響，強有力地準備動作。

蘇西阿Q和赫第遜少校，從起飛的當兒，越顯出是一對配偶。如雲她變為一架戰鬥機，他就是她的駕駛員啦。他是一九三二年在奧薩克斯出生的。在愛達荷大學念書的時候，他已經成爲一個有名的拳師了。他從後備軍官訓練團（P.O.H.C.）出來，參加正規軍職務，由陸軍步兵而轉入航空部隊，在一九三九那一年，帶上了一對翼，從此便獲得飛行資格了。有一回，陸軍裏有人說他的身體過大，不適宜駕駛戰鬥機，使得他很傷心。當美國捲入戰爭的漩渦，他竟是報名往國外服役的第六人。他怎樣與蘇西阿Q結下不解緣，和獲得一張戰鬥許可證，參加一九四二年元旦圍擊菲列賓之役，且待慢慢說來。

自從那時，珍珠港沒有飛機能夠保險住直接太平洋的航線，於是，少校升起了他的新而且大的孩子，柔和地，從西雅圖波因飛機場跑道的背面，直向東飛，經一條迂曲的單程航線，橫越美洲和非洲兩洲。他降落於譚帕城（Tampa）。這段簡易的飛行，使他有機會從一個小小的飛機場起飛，而試驗蘇西的爬升，速度，高度和馬力各樣情形。同時，他和他那一班新的機員，也從而熟習了這飛機的性能，共同了然於胸中，而更臻於協調的境地。

蘇西飛過加勒比海的時候，航線稍偏，但仍須通過三

次惡劣的暴風雨。

她的第四號引擎，忽地滲了油，把爆裂的汽缸修好，航程也就耽誤了六天。第二段航程，是飛過南大西洋，足足有十五個鐘點。駕駛員單調而乏味的努力，勉強支撐住疲倦了的眼睛，與瞌睡相搏鬥。

從那兒，在蘇西上面的機員，都在努力工作。因為她正要踏上很險惡的一段航程，邁開大步的向東跳過非洲和亞洲。她的伙伴往下望一望，眼底邊呈現一片陌生的景色。起先是叢林稠密的鄉村，後來便是蜿蜒起伏的大山了。蘇西的影子，於是很快地掠過一大羣的象和斑馬。她循着尼羅河而向開羅前進，那原野，越發顯得青葱。還要橫越那蔚藍一片的地中海，而飛向伊朗，經喀喇崙而至印度，經班加羅爾，可倫坡而至錫蘭，最終點是荷屬東印度，爪哇的西邊——巴達維亞。

二月七號那天，蘇西到達了前線。當她的油箱剛加滿了油之後，馬蹄駛入側翼的位置，展開了她第一空襲轟炸的工作。

蘇西有時和零式接觸過。敵人在爪哇的駕駛員，也算不壞。

在爪哇，蘇西阿Q也開始參加做低空工作，不久，她便獲得了一個美名，頭頭是道，處處平安。攻擊來侵奪蘇門答臘巴鄰旁港的荷蘭煉油廠的敵艦，也是她的任務之一。

老頭子赫第遜，也担任那工作，從來沒有迷失過目標。他帶了蘇西，在一千二百尺的高度，飛過一條很大的運輸艦的上空，他飛行，比那飛民航線的在紐約市上空可能飛的更低。差不多飛到敵艦的頭頂上，那全體的水手，在

發出一片作戰的呼聲，亂得把標桿一拉，也用不着瞄準器，那五百磅一個兇險的蛋，就這麼樣扔下去。爆炸力真是嚇人，連那蘇西的副翼和安定面，都被撕下了幾片。震布。可是，那運輸艦，把她的身子插進海裏，不到幾分鐘，便完全沉沒了。

三月二號，在一個黑越越的深夜裏，蘇西離開她的基地爪哇。她吃力從跑道上面起飛，這回是最後的時候了。當阿鐵回頭一看，已經起了一堆很大的烽火，原來荷蘭正在破壞他們的跑道，庫，機棚，和其他一切的设备。這是在撤退前應有的工作。

第二天早晨蘇西阿Q抵達澳洲極西部一個小小的城市。這城市，名叫布盧姆，荒涼得很。在那兒，日本鬼子有時也來騷擾到，有一次，蘇西蹲在地上，日本鬼子又來掃射，阿鐵恰巧在那兒，他把一個螺絲釘起子，幫助發射一挺有了毛病的機關槍，居然給他射落一架敵機。而蘇西的運氣不錯，有一次，寇機來襲，她恰巧在前一天就飛走了。她踏上二千哩的航程，從極西的布盧姆，飛到極南的阿德雷德和新金山（墨爾本）。在這兒，她身上的幾個子彈洞，都補好了。一路上，在日光的底下，和沙地上，也換止了好的發動機了。於是再上北飛，到達昆士蘭半島，担任更多的戰鬥任務。

在三月裏，老頭子赫第遜，已經升了中隊長。從前在爪哇和菲律賓的轟炸大隊，所留存的部隊，已經改組為三個中隊，赫第遜所統率的，便是其中之一。而蘇西的榮譽，由此益彰。

從那格列治到昆士蘭半島，蘇西阿Q担任各種任務，飛過四千五百哩這麼長的航程。她降落在達爾文港的巴卓

洛奇飛行場，一忽兒便加滿了油，神不知鬼不覺的，使得日本鬼子不能捉摸。於是又繼續飛行，到達的摩爾島，從這個據點，去轟炸敵人的飛行場，或者炸毀他的城市。在五月間，她炸傷敵人一條主力艦，一條巡洋艦，和炸沉一條運糧船，這是在新幾內亞的雷區和撒拉摩亞，新不列顛島的拉布爾等處的輝煌戰績。當時，日本鬼子還沒有在珊瑚海方面向南推進，而將所有的艦隊，先行集中在以上的幾個區域。這長航程的任務，雖在敵機屢次襲擊之下，她仍舊可以飛進角島或是摩勒斯比港，去把油加滿。如若天氣不好，她需要逗留在那兒。老頭子便把她停放在機場邊，全體的機員，也就和蘇西住在一塊。一頂蚊帳子籠罩着她的大肚子，大家就在底下睡覺，這樣，纔可以隨時準備，在霎時間待命起飛。

拉布爾這塊地方，有強大的海空軍備，等於日本鬼子的一珍珠港。蘇西在白天高空轟炸這裏的飛機場，或者襲擊巡洋艦和運輸艦。她彷彿就是這個中隊的領隊姑娘，當九架或是十二架堡壘出發的當兒，她總是在前頭的。飛行的時候，她向老頭子常時回顧着，他看見一架巨大的引擎的姊妹機，距離着她的翅膀兩邊一點點遠的後方，跟着三架或是更多些，逍遙地，親密地，他常時引為感動而又愉快的。環繞着老頭子的脖子，并不是別的東西，就是指揮用的無線電通訊器。所有各機的駕駛員，緊緊的跟在他的後面，每個人都有一具直接的收聽器。當目標發現的當兒，每個人從高空二萬五千呎，扔下一批一批的炸彈，完成了老頭子計劃預定的破壞工作。直到發現了零式寇機，很簡單的警報，便會發出。忽地裏，史國基把肘子碰了史國基一下。麥斯邁爾在通話機的聲音，特別洪亮。他在

數着在前面的零式，全體準備着去捉拿。老頭子的眼睛，隨着史圖基的手指，對他的中隊發出緊急的命令，二架，三架，與四架，隊形密集起來。側翼，換上去，其他，退下來，構成了一個密集圓形的火網。那零式，常時吃了大虧，每個月永恆地出動作戰，在戰場上，這一個中隊損失的，不過三架堡壘而已。

六月裏，蘇西調到昆士蘭新的空軍基地去，那裏有天然的叢林，利便美國空軍不少。她向來就沒有機棚，而所有的機員，都是住在帳幕裏頭的。她那有規律的轟炸，仍在繼續着成功。有一次，出擊時，她把炸彈扔中一艘敵運輸艦的汽鍋的左邊。七月四號那一天，轟炸雷區回航的時候，她的一班伙伴，又射落三架零式。到了八月裏，她協助掩護進攻所羅門的艦隊，因此，便在瓜達康納爾着陸。她破壞拉布爾以下各島的飛機場，如碧加，斐西，斐因各島，和消滅敵艦一樣的獲得成就。八月廿六那一天，她的老頭子在米爾尼灣，強迫她通過高射砲的火網，有十二次之多，因為掛在齒匣上的炸彈，在起初十一次的進入時，不能夠扔落的緣故。她確實的努力一擊，回到基地，她的兩個翅膀，還帶着大頭那般的砲洞眼哩。

涼秋九月的時候，蘇西的少女青春，似乎不抵耐久了。通常一架飛機，戰鬥的生命，估計有五個月的光景。而蘇西呢，已經超過了這個標準，但是，她還是比其他的飛機飛得更快。她時常是飛得那般快的。她飛行，有時汽油是會用盡的，不過，別的飛機在路上，會急促地着陸，把

汽油替換她。有時遇着油量確是太低的話，那老頭子會把蘇西的兩個引擎關了車，而她也很願意把一半的力量，維持着進行中的旅程啊。一切都好，她獲得平安的。在她懷抱裏的人，從來沒有一個受過傷，或是不幸的死亡。無論在那兒，她總是帶着他們回到家裏去的。

九十兩個月裏，一個個星期的忙碌，但是，這中隊覺得這日子是過得很慢。不獨是蘇西疲倦了。那些人在接連着出擊以來，也該稍為歇息吧。他們奉准了休假的命令，到悉尼去了。那時候，空軍首長長安諾德將軍，恰好來到澳洲，同時，在澳洲的美國空軍主帥，肯尼少將，那一天舉行授勳典禮。在蘇西裏服務的機員，每人都獲得銀星勳章，那是作戰勇敢的最高勳獎。有些是嘉禾銀星章，都是以前受獎的。他們按着作戰的次數，接受殊勳飛行十字勳章，並且能夠帶上特別絲帶，因為這中隊，即如一個單位，曾受過三次作戰勇敢的褒獎。蘇西的老頭子，過去，頒獎的勳章不少，今天，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得的勳章，在陣軍裏，算是最多的了。

可是，得了一個消息，這中隊，快要回老家去，過那狂歡的聖誕節了。真的，這樣勝過在澳洲飄着任何勳章，而做一個戰爭疲勞了的人。蘇西又準備踏上長航程了。她攜帶着她那一班伙伴，真像一個老姑娘似的，在中隊的前頭飛航着，跨過太平洋，完成了環飛世界的任務。

(野鶴譯)

標準隊長高又新上尉

大捷

今年夏天，有兩位小朋友到我們營房裏來會我，當時我們隊長，在我房間裏談天，於是乎我就給他們介紹了一下，那兩位小朋友高興得叫起來了，口口聲聲稱贊不已，說這在三年前已非常熟悉「高又新」這欄名字了，真想不到今天無意中在這裏竟會到了久所仰慕的空中英雄，他對那種高興的樣子，簡直有點像影迷們在一個無意的場合中突然發現了他所最傾慕的明星一樣。他們那種興奮活潑的表態，快活興奮的情緒，給我留下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高又新三個字在全國各界都是十分熟習了，但最近還沒有一篇文字曾經詳細介紹過這位英勇果敢沉著的標準隊長。我們在一起相處有四年之久，我們是前後期同學，又是長官與部下，所以我對於高隊長的言行戰績，雖不能說無點遺漏也沒有，但所知者甚多，很願意將其介紹給全國各界愛好這位英雄的人們。高又新，原名高又新，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九年入航空學校，畢業後，高又新上尉是志航大隊老飛行員，自航空官校畢業後一直就在志航大隊，自見習官到現在已積功擢升為標準第一隊中隊長。他是空軍官校八期生，訓練嚴肅，現年三十九歲，因久住天津，所以說話時很少有東北口音；不過東北哥兒們那種堅毅不屈的精神溢於眉目之間，一望而知。

一老練明達的空戰老手。可是他可從來沒有因為戰功高而自滿，更不會屢戰皆捷而自傲。他對長官部下朋友們都是那麼和氣謙恭，於是為後來的飛行員們樹下了一顆非常好的風氣。每次空戰，他都很細心的研究敵人情報，戰例，及戰法，那種縝密的精神，真使我們這種一無所長的人們覺得愧。

高隊長是現役空軍軍官中僅有一位榮獲五架紀錄的大了，（周空開少校亦是五架）論起來五架紀錄不能算多，可是在以少數衆的中國空軍，能有這樣光榮紀錄的人一共算起來沒有幾個，原因自然很多，但主要的還是飛機少，作戰機會難得，所以每次出任任務時大家不惜臉紅脖子粗的爭，希望把這稀有的任務派他去。高隊長自當飛行員時起一直到現在，仍然是一貫作風不論如何困難艱苦的任務他都願意擔任，總是想盡辦法去使上面派他。在別人看來也許覺得這個人有作戰的癡，幾天不打仗就難過似的。他的戰績除去正式經政府承認有五架紀錄外，連續轟擊約在一百次上下，其中包括掩護友機轟炸，對地面攻擊，偵察，俯衝轟炸及空戰等，所造成的光榮紀錄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三十年志航大隊一部份駐防蘭州時，有一次敵機進襲，當時我機在大西北上空四出尋找這羣空中虎豹。

，可是敵轟炸機却故意在六盤山裏繞圈子，不敢冒然進入市空。在我機降落加油時，這羣送命的「活鬼」們却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鑽了進來，炸彈投在機場外的小山邊上，那不必去管，單說這一羣剛剛落地的中國飛行員們心裏是如何地焦急吧。別人大多是油已飛完了，有的正在加油，有的正在檢查飛機，高又新上尉（那時還是分隊長）一看自己飛機裏還存有二十分鐘的油量，在敵機自頭頂掠過時起，立即登機開車起飛，追趕上這一羣空中惡鬼。不出八分鐘，即連續攻擊數次，當場擊落敵重轟炸機一架，數架負創而逃。因為油已不多，不能窮追敵機，祇好擇場降落。這樣敏捷沉着的精神，一時傳為佳話，個個爭相傳誦，并以一睹高又新上尉為快。今年一月間，高上尉被派飛往鄂西湖北一帶偵察。當高上尉的飛機進入敵陣上空後，敵人立即派了兩架零式驅逐機起飛捕捉，可是反被高上尉擊落一架，當高上尉返基地後向司令官劉牧羣上校報告說：「遠遠看到兩個黑點，慢慢自遠而近，似乎是很急的向上爬高。我計算他的航路及速度，於是先躲在雲裏邊，計算敵機已飛過時，我推頭下來，正在敵機第二架的後上方，出其不意，先俯衝再急上升追上敵機吊在敵機後下方，在大約五六十公尺時，一鎗即擊落。敵機似十分脆弱，在空中起火爆炸一片一片飛散了。當我拉起時，又進入雲層了，第二架敵機見後一架被擊落，等我再出來追擊另一架機時，那架早已不見了。」這樣的戰法是非常巧妙，絕不是一個沒有經驗不沉着的戰鬥員所能為的。他的任務是出去偵察，却倒打下了捉偵察機的敵零式驅逐機在中國戰場上首開新紀錄。陣容是一對二，以一架去打二架，說起來是十分不利的，但憑了勇敢與技巧，戰果是○比一，

因此而獲得委座之嘉獎。此次敵人發動鄂西湖北攻勢後，志航大隊出動次數較以往任何會戰時期為多；在常德上空一次會戰中，高上尉當場擊落敵重轟炸機一架，司令官張廷孟上校非常嘉許慰勉。又遠在二十八年，他當准尉見習官時，在渝郊單獨擊落敵重轟炸機一架，後起之秀，獲得各方一致之好評。

作戰第一個條件當然是要勇敢，可是單靠勇敢而無謀略的人却大多是遭人暗算。第二是技術，一般人都是技高胆大，常言：「會游泳的人，溺死在水裏。」技術高明的人都有有一種不在乎的心里，雖然技術可以使人致勝然也可致人於死。第三是細心，有了勇敢果決的精神，純熟靈活的技术，還得要小細謹慎，如隨時注意索敵，不斷保持發動機工作之良好，巧妙運用飛機之性能，仔細研讀地圖，密語，命令及注意變化萬端的氣象與敵人的戰法。第四是能談戰術的運用。不然，僅憑一些戰術上的心得去求殺敵之道，大多要演成「出師未捷身先死」之悲劇。空戰中「安全第一」，此為一非常明晰而劃切的指示，不必祇圖一己之勇敢去死拼，要先求自己之安全去換擊敵最大的代價。這些條件，我覺得高又新上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另外還有他那健壯的體格，聰慧的頭腦，高深的修養功夫，亦都是歷次作戰造下無尚戰果的條件。

高隊長有前大隊長高志航上校之勇敢，劉粹剛上尉之技術，及周至開少校之沉着，今日的功績，不過為其開始之時，我們都有一個信念，高上尉必是中國空軍中一位具有非常戰鬥力深謀大略的領導人物，未來建軍不可少之英雄。

高隊長平日待人那種和藹可親的情形，使每個人都喜

歡和他接近，服從他的命令，接受他的指導，他是一個沒有官架子的隊長，如不是執習的人，絕不會知道那一羣活躍的飛行員們當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高又新隊長。每日公餘之暇，他都很親切而和藹地把他部下，在一種很普通的談話方式中講以往往的戰例，凡研究新飛機性能，和各種密語之使用，戰法之改善，空戰中的聯絡攻守等事，無不盡意暢談，以收集思廣益之效。那種上下一心一德，甘苦相共榮辱與共之情緒，充分表現出來了。所以此次鄂西湘北大捷及各次空戰中高隊長所率領之P-40式高空驅逐機所造成輝煌之戰果，都令人欽敬之至。

在我們這一羣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們，受了一點刺激，或是遇了不順心遂意的事，就怒火上升，氣沖牛斗，可是高隊長總是心平氣和，多方勸導慰勉，三言兩語，非把你說得眉開眼笑俯首領罪不止，好像是我們的指路明燈一般，大霧中的指南針一樣，寶貴可愛。

有一次，我們隊上機務室營房裏鬧了一次失盜的事件，失主機織十某得有密報，已知有嫌疑者為誰，於是報告了高隊長。當時都主張嚴懲嫌疑犯以殺盜風，可是高上尉認為事關重要，力持非有充分證據時，不可有任何舉動，他僅用了一種十分溫和的態度，去找那兩位有嫌疑的談話。於是大家多方尋求證據。經過了一個月光景，被竊各物漸次在街上發現有人出賣，由此線索嚴加追究，方知此位偷兒係某某關下某應君子。事後大家無不感佩高隊長處事的縝密週詳，如一時從我們的主張逮捕嫌疑犯，不再去找證據了，那麼一定會釀成不好的結果。這雖是一個小小的事故，但是要處理得十分妥善，恰到好處，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教會的。

高上尉的身材，十分高大而魁偉，兩眼炯炯有神，精神抖擻，舉止高雅，談吐得宜，風度瀟灑，處處皆充分表現為一有修養有學識沉着幹練的人物。是新聞記者最好的訪問對象，是長官所最信任的幹部，同時，亦是部下竭誠渴望的好上司。

高上尉平日頗喜運動，對游泳一項尤稱特長，打獵溜冰亦甚愛好，惜戰時槍彈購置不易，攜帶困難，打獵一事，甚少為之。他對於唱歌平劇不能說是最好，但當其一時興至，引吭高歌亦頗動聽，其洪陽洞，罵殿等劇唱來尤大有味。

高上尉一生行為不幸的，就是他的愛妻於婚後不及一月罹疾，被庸醫誤死。

現在高隊長仍在最前綫工作，過着艱苦異常的戰鬥生活，我以上命他調，不能追隨這位英勇的隊長出擊，深以為憾。

美新式飛機已參加作戰

美陸軍宣稱：新式之改良P三八式即閃電式戰鬥機，刻已在各戰場上參加作戰。其改良之點計有一、航程較長。二、馬力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昇高速度太見增加。尤以在三萬呎以上之高度為然。四、可昇至四萬呎以上之高度。

小程

儲相若

兩年前的一个例假日，我正在一家零店的書攤旁邊站着看書，一隻有力的手忽然在我的肩頭一拍，使我大吃一驚，我掉轉臉去，一個臉紅紅的小夥子，臉上堆滿了笑容，熱情的注視着我，我熟悉他的面孔，但忘記了他的名字，直到我們緊緊的握完了手，他的名字我還沒有想起來，在外表上我們已經表示得那樣親切，我再也不好請教他的姓名。低頭心裏暗自打算：從同他的談話中，勾起我自己的記憶。

我把書放回書攤，準備到街上去同他長談，他拉着我的手說：

「我們自從那次見面過後快滿三年了。」

我笑着點頭說：

「是的。」

他問我：

「你很好嗎？」

我感激的說：

「謝謝你關心，還沒有遭遇過什麼大的意外。」

我們拉着手走出書店門，順着一條熱鬧的街道走。

他的名字我仍然想不起來，我便問他：

「你近來碰見什麼熟朋友沒有？」

哦！我這一問，問得真靈，我的幾位親密的朋友名字都從他的嘴裏溜出來了。我聽見他說那些朋友的名字，許多往事便一幕一幕的浮起來。

他的名字我記起了，他姓程，他的名字叫程德馨，我們是在一個朋友的喪事場中碰見的，那時他還是一個正在高中唸書的學生。他是那位死去的朋友的表弟，我同幾個朋友料理喪事，他很熱誠的參加進來為我們幫忙。在那次喪事過後，他便同我和我的朋友混得很熟。他在那時年紀很輕，在我們的朋友當中，他的年齡算最小，起初我們喊他程老弟，漸次熟了，便喊他小程或小毛弟。他的性情很活潑，嘴角上隨時露着兩個天真的酒窩，看見人總是笑嘻嘻的，凡遇有跑腿的事情，不待請他，他便自己先說：

「讓我去罷！」

於是，大家就順勢誇獎他說：

「小毛弟硬是要得！我們以後公推你做我們的欽差大臣。」

因為那時剛公演了果戈里的「欽差大臣」，朋友們說話都愛引用我裏面的台辭和人物。

可是，他聽了欽差大臣這個名字却不同意。他很認真的向大家表白：

「我絕不做欽差大臣那樣的壞蛋。我要做一個被人家瞧得起的人。」

一個朋友故意同他開玩笑。

「欽差大臣好啊，縣長太太向他獻殷勤，縣長小姐也對他很不錯。」

另外一個朋友馬上豁豁的鼓掌大笑起來。

「噫，小程臉紅了，小程臉紅了。」

其實他的臉本來沒有紅，往往就被別人這樣笑把臉笑紅了。平常遇到這樣開玩笑的場合，他知道他不能獲勝，就故意裝正經，把嘴唇咬得緊緊的不說話。等大家的興致完了的時候，他纔乘隙反攻一句或兩句。

當他不在的時候，朋友們都說：「小程很天真，小程很可愛。」

隔了些時，我同我的朋友們分散了。

自從分散以後，雖然小程的影子仍有時在我的腦海裏浮現，但時間經過久了，也就忘記了。朋友們寫信給我沒有提到過他，我跟朋友們寫信也從未問起過他。

不料就在我們分別的這段時間，我同朋友們認為天真的可愛的小程竟跨越了一段人生的長途，他已不是我們眼中小毛弟，真的如他所說，在做一個被人家瞧得起的人了。

我同他在街上走，他告訴我，在我們分別的第二年他就高中畢業了。畢業後，他沒有升大學，他選定了空軍的路。但是，他卻沒有投考空軍，（因為那時資格限制很愛，高中畢業後還要在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纔能投考）他考入了測候人員訓練班學測候。這次正是他從測候班畢業分發到我們這里的一個單位服務。他很快樂的握住我的手

說：

「老兄，今後我們要互相勉勵，你是老大哥。」

「老的不中用了，還是年輕有熱忱，有毅力。」

「不，我們中國的陸軍年資，我們服務空軍的人也要永遠年青。」

我附和的說：

「對的，我們也應該表示有朝氣。」

我們在街上肩並肩的走了一段，他寫了一個住址給我，我也把我的住址寫了一個給他，我們便分手了。

以後，每逢星期日或是例假，不是他到我這里來找我玩，便是我到他那裏去看他去。這樣經過了半年，突然變更計劃，他打電話給我：他不常來找我玩了，叫我也不不要荒廢時間去找他。我接到這個電話很詫異，心想：「你心裏在懷什麼暗鬼？」於是，便寫了封信去請他解釋。

過了兩天，他騎着自行車到我這里來了，他見面便伸出兩隻手來緊緊的把我的手握住。

「老兄，抱歉得很，我那天在電話上因為有人在旁邊不好意思向你說明，我正在準備投考空軍，以後沒有空到你這裏來。」

我興奮的問他：

「你報名沒有？」

他說：

「明天就去。」

我再問他：

「你的體格行嗎？」

他說：

「不行再鍛鍊。」

就這樣，一連過了兩個星期我們沒有會面。在第三個星期的星期日上午，我正預備出去，他來找我來了。

我關切的問他。

「小程，考得如意吧？」

他沮喪的告訴我。

「痛心得很，醫生說我的眼睛有痧眼。」

「還有別的病沒有？」

「醫生沒有說。」

於是，我安慰他說：

「低要沒有別的病不要緊，把痧眼治好了再去考。」

我們談了一會，就在那天我陪同他到醫院把他感到煩惱的痧眼割掉了，大約兩個月，小程的痧眼治好了。他到醫院去檢查了回來，很高興的跑來告訴我：他又要去報名了。我鼓勵他說：

「好的，祝你一定成功！」

果然，他這次去考，體格檢查很順利的通過了。考試完畢，他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在考試的地方打了個電話給我：順利通過，一切無問題，現在只等透視內部過後，就可決定了。

我同他開玩笑。

「在透視以前不能同女朋友談話啊！」

「在透視以前不能同女朋友談話啊！」

他對着電話笑了，那笑聲引得我也忍不住笑起來了。

第二天上午，我留在家裏等候他的喜訊，直等到午後都沒有消息。我急燥的打電話去問，沒有人接電話。天黑時，電話來了。他考試又遭受阻礙，在他赴醫院檢查的途中，不提防跌了一跤，他的肺部被震傷了。我接到這消息，連忙跑到醫院去看他。他正彎着腰，坐在椅子上兩手捧着胸脯呻吟，臉色痛得時而自時而青。我問他透視沒有。

他用手指點着胸部告訴我：「這一部分的肺在流血。」

「醫生說這一部分的肺在流血。」

「沒有想法治嗎？」

「醫生說暫時不要動。」

他曲着身子坐在那裏，看情勢呼吸都吃力。我替他心裏焦灼。他看出我面部的表情，便向我安慰的說：

「不要緊，這次失敗了下次再來。」

他沒有灰心。一個月以後他的傷養好了，他再去考。他像立誓樣的對我說：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這次他考取了，他在進校的前夜到我這裏來，他的談話，他的表情都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使得我見了非常景慕。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我要像釋迦牟尼和耶穌一樣的把我的身體和生命奉獻給空軍。」

朱民威作

人像

每冊十五元

本社版

中篇小說

滑翔

熱

(續完)

本報

姚戈

「俊妹，我相信我們的抗戰一定勝利，不過現在你應該離開你的家，早日動身。」

「你以為我還不急嗎，我一定馬上就走，馬上離開家庭。可是——」

她沒有說下去，她覺得忽然有一塊沉重的東西重重地壓在她的頭上，使得她從興奮激蕩的情緒裏又愁惱起來。

「表姐，要是我父親始終沒有來信，祖母又不讓我走，到那時候，你看我怎麼辦？」

表姐一下低下頭去，看着映在水裏的一對人影，很淡然的說：

「我們現在回去吧！你到我家裏去喫中飯。」

她們倆一同站起來，一同慢慢的向着周家的屋裏走進去。兩隻看門的狗，不停的搖着尾巴，隨在她們的後面。

下午俊從周家走出來，內心裏像

火一般的燃燒着，她向表姐表示了一個決心，——準備動身的決心，她要馬上告訴祖母，她再不等父親從前方寄來的回信了。

「姐姐，你看，這一個像不像蝴蝶，這一個像不像美人。」

她沿着田圃慢慢的走回去，在一羣孩子的草叢上，她看見了弟弟，和一羣孩子們在放風箏，他們個個都帶着天真的笑臉，舉起他們的小手，向着她在招呼。俊姐姐到這兒來放風箏，你替我買一個小的風箏。」

「好的，將來我買一個給你，現在你年紀太小，還不能放風箏。」

她把鬱不樂的心緒，好像使她頓時又喜悅起來。她很愛這些天真活潑的小朋友，每逢寒暑假歸家，她必得買許多玩具給他們，買一些糖果給他們吃，她常常和他們「齊玩耍，她像他們中間的一個大孩子，她也像他們的一個慈母，教他們讀書，教他們唱歌，這樣的消磨她不少的假日。

「我聽見周家嫂嫂說的，我要去學飛滑翔機，你們怎麼知道的。」

她走到了草地上，她外朋友們一齊圍着她，弟弟也跑來站在她的身邊，指着天上的風箏說：

「我要去學飛滑翔機，你們怎麼知道的。」

「我聽見周家嫂嫂說的，我要去學飛滑翔機，你們怎麼知道的。」

「我聽見周家嫂嫂說的，我要去學飛滑翔機，你們怎麼知道的。」

「我聽見周家嫂嫂說的，我要去學飛滑翔機，你們怎麼知道的。」

「我聽見周家嫂嫂說的，我要去學飛滑翔機，你們怎麼知道的。」



孩子們都回聲回答說：
「我們都高興，像鳥兒一樣飛到天上去。」

「好的，將來我把你們個個都帶到天上去。」

這時候，這些小孩子們，都快活的了不得，大家都喧嚷起來，有的跳着，有的在地上打滾，他們小小的心靈都被飛的願望所激蕩了。

忽然，那個美人風箏，放斷了線，「美人」在空中搖曳的慢慢兒落在很遠的山崗上。倏忽替他們去找，急忙的向着那山崗跑去，她後面跟着一大羣的小朋友。

六

太陽慢慢兒西斜了，起着一陣陣初春帶寒的風，戲弄的吹舞着窗外冬天留下的枯殘了的葉樹的葉，不時發出簌簌的聲音。

坐在窗前的祖母，忽然打了一個寒噤，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抬起頭來，吁了一口長氣。

老人怎能不感傷呢！眼看着這全變了的世界，兒子在前方一去四五年不回家，留下年青的兒媳，常常在家裏鬧着，怨恨她沒有放走她隨着

丈夫一塊兒到前方去。男的要走，女的也要走，全都不要這一個破落的家庭。她又想到後，自己一手嬌生慣養長大的孫女，是一個多麼伶俐聰敏的孩子，竟是不聽她的話，而今又要學甚麼滑翔，要走一條甚麼新出路，一個人不好好的在地上走，偏偏要在天上飛，這究竟是一條甚麼新出路？這究竟是一個甚麼反常的世界？老人又感傷，又懷疑起來。她像對誰在說話似的，一個人在房裏輕細的咕嚕着：

「滑翔，學甚麼滑翔，這孩子夠人淘氣啊！這麼大的人了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只顧要學那樣，學這樣的，而今又興風作浪一個人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去，一年兩年，說不定還不能回家哩！」

她說完後，又嘆了一口氣，眼睛癡楞楞地望着窗外發愁。從窗外吹進了一陣陣的風，她感覺到有些寒冷。她恍惚的站了起來，用手關好窗子。室內即刻現得很黑暗，她移動遲緩的腳步，不安的在房裏走來走去。她在這暗灰色的室內，發現這些熟識似的陳古的傢俱，觸動了她悽愴的心，一顆淚珠不禁掉了下來，她又繼續的自語說：

「這個世界全變了，男人女人全變了。走吧！你們全都一齊走吧！留着我這一個快要死去的人在家裏也好，這一點點祖宗遺留下來的產業，這一個破落的家庭，我要好好的看守它。……不，我決不，我決不能放走她，她是我一手哺養成人的孩子，我要帶她在我的身邊。」

恰好這時候，倏輕悄悄的走進了祖母的房裏，不作聲的背着手站在門邊，眼睛有些發紅，叫人疑心她是哭過的。

祖母轉過身來，吃驚地一下看見她的孫女，很不樂意的說：
「你這孩子，你不是到表娘家去了嗎？甚麼時候回來的。」

「俊兒，我沒有你這孩子快活啊。」

老人說完後，哆嗦的又打開窗子，坐在原來的靠椅上。倏走過去，依

近祖母的身旁，望着祖母這幅蒼老的面孔，她近於訴苦的說：
「祖母，我心裏一點也不快活啊！你看我，這幾天還心裏不焦急嗎？父親在前方工作，恐怕沒有時間寫信回家

「要是這待些日子，那去成都報到也遲了，祖母，你何不讓我趁這這好的春日，早點動身理理這一半日的事？」

「你不想聽我的話嗎？想就想到，你父親不會准信來的。而今是甚麼世界，你不要去白白跑幾趟的，跑去學滑翔，你想你父親會准許你嗎？」

「我去學滑翔，母親很贊成，你也允許了我，父親不會不答應的。祖母，你能讓我走的話，那真真太高興了。我的志願不僅是要學會滑翔，而我要在祖國的天空，做一個中國新女性的先鋒，新女性的創造者，為國家我要發展新事業，為女性我要開闢一條新出路。所以說，將來國家的新事業，是要在祖國的天空上發展的，將來女性的新出路，是要在祖國的天空上開闢的。我要走，我不能失掉這一個時機，我不再望父親的回信了，我馬上就要走。」

這老人近幾天來，早中對她很不心悅，心裏滿是愁苦不安，現在看到孫女這樣急於要走的話，她猛地站了起來，離開座位，走了兩步，一下又轉過身來，大聲的發怒說：

「甚麼新事業，新出路，我真聽煩了你這套糊話，一個女子那能可以這樣去胡思亂想。你要走，你們全都走，我還要你們一個個留在家裏。這世界變了，全都變了。」

「你父親沒有來信，你要走，難道家裏你們全都不願了麼。現在你的腿能走了，你的羽毛長了，你就這樣走了。但是，你得自己去想想，你是怎樣長大成人的，你怎麼應該讓我來傷心。俊兒，我再也不願多說了，隨你自己的意思吧！」

俊兒低著頭，很不忍心來尋視祖母正在傾吐的嘴唇，和這幅蒼老的怒容裏滲透了痛苦的面孔。一時被情感的襲擊，她那幼稚的心起着一陣陣的跳動，她的意志，頓時好像受到了搖撼，她惱恨的痛哭起來。

「祖母，我，我不能讓你傷心。」

老人看俊兒在流淚，她的心又軟弱下來，帶着溫和的口吻說：

「孩子，你不聽話，我那些不傷心哩！我不願意你做的事，你就不應該去做。你應該學一學我一生一世守在家裏，是怎樣處世做人的。」

「祖母，我……」

俊兒說完她的話，母親忽然從外面匆匆忙忙走進來，驚異的看見俊兒在流淚，即刻將手裏一封拆開了的信遞給俊兒。

「俊兒，這是你父親的信，我剛從鎮上郵局替你取來的，現在你可以動身走了，家中祖母有我來照顧，你安心的去吧！」

她完全沒有注意聽母親的話，用手背刷地一下拭乾眼淚，忙著翻開信看，她壓抑不住心中的快樂，眼睛野貓般的閃着光亮，臉上像雲霧驟開，馬上現出了笑容，連氣也喘不過來似的，一字一句的將父親的信念給祖母聽。

這位祖母，看到俊兒笑時哭癡了的樣子，這一種誠摯的，純真的情緒的流露，使得她不禁也要發笑了。

「你看你，淚水還在眼裏流，怎麼又笑起來了呢！這樣大的人呵！」

俊兒不好意思，一下把臉轉向窗外，身體慵懶的斜依在牆壁上，嘴裏嬌聲的說：

「傷心了我要哭，快樂了我要笑，我高興這樣嘛！」

「啊！現在你是快樂了，你父親的信上是照你剛才讀的一樣嗎？」祖母很不相信的說。

俊馬上又轉過頭來，臉上雖然沒有甚麼表情，而在她的心情裏，却泛起了「一種是她祖母所不知道的愉快，眼睛望着手上拿的信，帶着清醇平朗的語調說：

「母親在這兒，誰還能說謊，你看嘛！父親的信上不僅是贊成我學滑翔，而且還希望我能夠學成功。」

這時祖母沒有說話，祇是在頻頻點頭。雖然慈慈的笑容尚未失去，而在她那因變的塵封了的心襟裏，似乎還存在着也有一種是她孫女所不知道的隱衷。

七

天色已將黃昏，她發狂般的向着郊野跑去，她要去找她的弟弟，她要告訴那些小朋友們一個喜訊，要抱着他們在草地上去打幾個滾。可是當她走到那平坦的草地時，却看不見一個孩子的人影了。於是她又一直向表姐家裏跑去，她不知道她為甚麼要這樣，她只感覺到心內是充滿了愉快。她走進周家的院子，看見表姐正

在廚房裏，胸前圍着藍布圍裙，正忙着燒晚飯，她一邊走進廚房，一邊對表姐說：

「表姐，你真忙，我告訴你，現在我真的要走啦！」

表姐看見她倉卒的行動，和說得如此唐突，很是詫異。

「你現在要走到甚麼地方去。」

「噢！你還不曉得嗎？我今天上午不是和你說起過？我要到成都去學滑翔。」

「啊！你父親來了信嗎？這樣晚了，你要走，今天也不能走。」

「明天早晨一定動身，表姐，我告訴你，我今天收到父親在前方寄來的信，你猜他怎麼說，噢！他不獨贊成我去學滑翔，還希望我能夠學成功哩！成功一位中國的女滑翔家，表姐，你聽嘛！我還告訴你……」

「俊妹，快替我加一把柴放進灶裏去，灶裏沒有火啦！」

表姐捲起兩隻袖子，一面忙着洗鍋，一面又向櫃子裏取東西。

俊走到灶門口，拿了一把柴放進灶裏去，又繼續的說：

「我收到了父親的信，我把信擺在祖母的面前，她再也沒有法子不答

應我了。表姐，你看我現在已經是飛出了家庭的樊籠，我是一隻自由的小鳥，在天空裏，我可以任意的飛翔。」

「快，俊妹，你快幫我這這籃子裏的白菜淨洗一下，聽你的話，我真忙不過來。」

「廚房裏的事，這麼麻煩的。」她嚥着嘴，顯得故意要生氣的樣子，起身趕忙的洗好菜，把籃子放在灶頭上。

「表姐，我這次去學滑翔，我抱有很大的志願，我要像外國的女性一樣，有那樣的能幹，有那樣的勇敢，我要為祖國盡量展開滑翔運動，使每個大都市，每個小鎮，每個鄉村，都有滑翔的設備。表姐，你怎麼不聽，還有，還有我要使每個老年人，中年人，小孩子都能夠上天去。」

「該死，你這小黑鬼，你怎麼替我燒的火，鍋都冷了，快，趕快替我再加把柴進去吧！」

「我是明天就要走的人，今天我怎麼還這樣累着我替你做這許多事。」

「對不起得很，我的好妹妹，你明天走，我一定為你送行。」

「是真的嗎？那你要替我送行的話，最好是早一點來。我告訴你，我去成都都是很急的，明天太陽剛從東方升起的時候，我就要動身走。表姐，現在我回去了，我還沒有去準備我的行李哩！」

「你不吃晚飯回去嗎？怎麼這樣性急。」

「呀！我太急性了，我要走，我馬上要去準備動身。」

俊，說完後，像一個頑皮的小孩，一溜烟又跑了回來。

在燈光下，她和祖母母親弟一桌吃晚飯。

第二天早晨，天剛亮，他就起了床。換上一套天藍色的新旗袍，洗過臉，梳好頭，她對着鏡子，在鏡子裏看見從窗外射進來的陽光，看見自己一幅紅潤美麗的面容，她愉快的笑了。

早餐後，又跑到房裏，收拾行李，在行李箱內她發現一塊用紙包好的臘菜。不知是甚麼時候，祖母塞在她的箱內的。這種老人的慈愛，使得她在喜悅中流下了感激的眼淚。

她提著輕便的行李，要走出房門的時候，終於一下楞住了，連自己也

想象不到的，心裏感覺一陣酸澀。「一個人這麼孤寂的將要走向遼遠的地方；家庭的溫暖，祖母的愛，這能說不是值得留戀的嗎？」

「傻兒，你表姐來了。」

祖母在外面叫着。她順手把行李放在走廊上，沒有作聲，笑着迎上去。

「傻妹，你就走嗎？」

「是，表姐，我要走啦！」

「你傻妹今天要走了，她……」

祖母的聲音也變了，眼睛失望的望着俊的表姐這麼說。

這時，弟弟帶着一羣小孩子，唱着跳着從外面跑進來。

「今天，我們大家都是來歡送俊姐姐的，歡送俊姐姐到成都去飛滑翔機。」

他們一齊站在俊的面前，舉起無數隻的小手，向她敬禮，接着又喧嘩的拍起手來。

俊的弟弟却一下抱着她，對她說：

「姐姐，今天我們這些小朋友來歡送你，都希望你將來駕一架滑翔機，從天空裏飛回來。你不要忘記了，你一定要替我買一架小孩子飛的小滑

翔機。」

「國清，你又纏着姐姐要買甚麼東西？你要買一架小滑翔機，那好，你現在同姐姐一路到成都去吧！」

「國清這孩子，只要看見一件新奇的東西，他都要買一個，唉！也漸漸學壞了。」

祖母很感嘆的說。

弟弟瞪着圓溜溜的眼睛，望了一望祖母，很不好意思，轉身躲在一羣孩子們的背後。

這時，小孩子們都閉着嘴，望着老人，再也不敢說話了，俊的表姐忽然笑着對老人說：

「俊妹今天動身，我們沒有一個不高兴的，我想你老人家也很高興吧！」

祖母沒有回答，免強的笑了一下，却笑了一串串的眼淚。

俊，慢慢地提起行李，從走廊上向着外面走，還沒有踏出大門，她又停下遲緩的腳步，回過頭來，望着祖母和這些爲她送行的人，她似乎要想說話，却沒有說出來。

「孩子！」

她，忍，不，住，流，下，了，一，聲，眼，淚，巴，巴，的，端，詳，着，她。
 站，起，來，走，路，手，我，看，見，你，我，漸，漸，長，大，成，人，
 的，的，都，去，學，不，願，意，你，子，我，走，漸，漸，長，大，成，人，
 的，地，方，是，滑，翔，你，這，些，人，是，走，漸，漸，長，大，成，人，
 的，不，過，我，學，不，去，這，些，人，是，走，漸，漸，長，大，成，人，
 天！古，語，說，得，好，你，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上，天！古，語，說，得，好，你，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途，上，天！古，語，說，得，好，你，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自，己，中，天，一，語，說，得，好，你，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你，的，路，兒，得，好，你，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應，該，切，嗎，你，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一，路，兒，得，好，你，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常，要：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想，小：心，你，知，道，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到，謹，在，這，是，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你，祖，難，走，的，路，一，上，走，吧，
 母，保，險，的，於，你，的，這，麼，應，到，成，人，
 這，重，阻，一，上，走，吧，
 一，你，的，條，青，吧，西，遠，你，成，人，

生一世是怎樣做人，她默默地。
 把頭慢下來，把心沉下來，把眼睜下來，把嘴閉起來。
 你也是慢下來，把心沉下來，把眼睜下來，把嘴閉起來。
 好，表，姐，你，這，麼，美，好，的，面，容，
 她始終是一個女人，一個溫柔的女人，
 一聲：「我走了！」
 頓時她挺起胸來，很堅定的說了

原，野，放，射，太，陽，從，東，方，綠，茸，茸，的，山，頭，上，昇，起，
 垂，柳，嫩，綠，的，枝，條，在，清，新，的，春，風，中，舞，動，
 的，在，春，天，的，歌，聲，中，唱，着，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
 站，在，門，外，的，俊，俏，的，春，風，向，着，原，野，大，走，去，
 的，與，大，家，的，心，眼，睛，都，注，視，着，她，
 的，孫，女，的，背，影，她，決，定，了，焦，愁，的，事，
 件，還，沒，有，為，孩，子，決，定，了，事，
 三，十，四，。到，了，一，年，

空文叢
軍藝書

第三種：
銀色的迷彩

劉益之作
散文集。內收散文九篇，篇篇精彩，字字珠。作者為空軍戰鬥員，親身經歷，親眼所見，寫來自屬格外親切生動，為本社敢於向讀者鄭重推荐的第一部空軍文藝作品。

第二種：
銀空三騎士

中篇小說。寫三個飛行員為了解救萬千受著敵艦重砲威脅的同胞於水深火熱，不惜以身作彈，與敵三萬噸的主力艦同歸於盡。

龍雁作

優待
有志航空
凡有志航空青年聯合五人以上直接函購上開叢書二種或一種者得享受八折優待權利

準三月底以前出版
定價詳見下期本刊
發行所：本社發行股

本刊經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依法准予免審(免審證誌字第五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西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四五號)

F調 2/4

空軍進行曲

胡克曼作詞并曲

0 5 5 5 | 3 2·1 | 6 5 | 0 5 5 5 | 4 3·1 | 3 2 | 0 2 2 2 | 3 2·1 |

我們是中國的空軍，我們是領空的衛士，展開了鋼鐵的

6 5 | 0 5 5 5 | 6 5 3 | 2 1 | 1 5 5 | 5 3 | 2 1 1 6 | 5 5 5 |

翅膀 陪伴着馬達聲前進，駕着機把侵略者掃盡，駕着

5 6 | 5 3 3 1 3 | 2 — | 2 3 4 | 6 5 4 3 | 5 4 3 | 2 5 | 1 — |

機把陰謀者粉碎，以我們血肉築成空中的長城，

0 5 5 5 | 3 2·1 | 6 5 | 0 5 5 5 | 4 3·1 | 3 2 | 6 6 | 7 1 |

我們是中國的空軍，我們是領空的衛士，捍衛祖國，

5 4 | 3 3 | 0 3 4 3 | 2 5 | 1 — ||

堅守領空，是我們責任，